

宣講拾遺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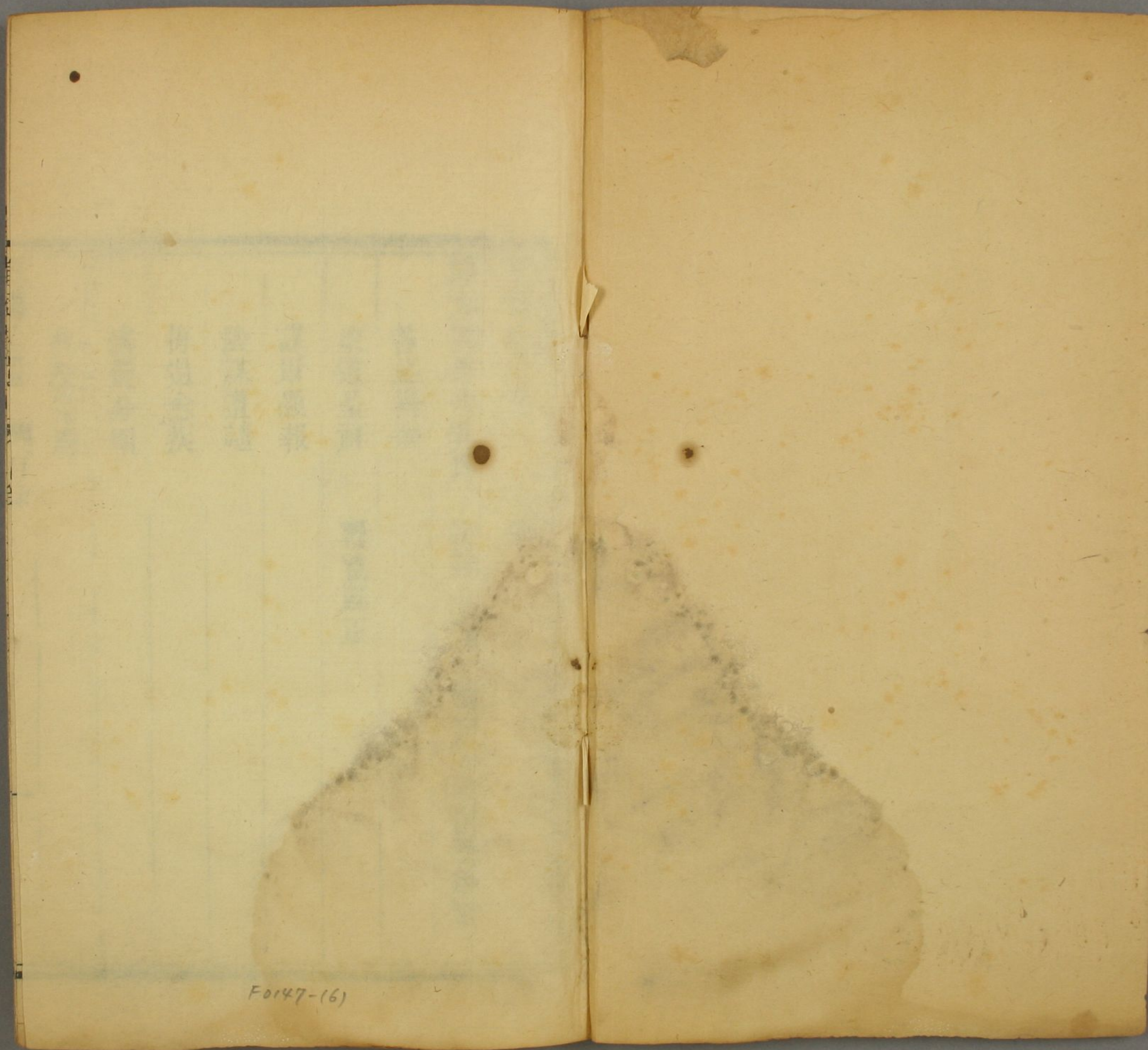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47

6





F0147-(16)

宣講拾遺卷六 目錄

第六訓勿作非為 衍說一段 旁引古今證鑿數案

善惡異報

改道呈祥 勸盜歸正

謀財顯報

陰謀遭譴

悔過愈疾

償罰分明

代友完婚

毋作非爲

萬歲爺說。如何是毋作非爲。這一句話。是官長教百姓們。最切骨的言語。一部的律條。也只爲這一句話做的。如何叫做非爲。凡一切不善之事。大小都叫做非爲。一部大清律。笞杖流徒絞斬。以至五逆十惡。都是一箇作非爲的樣子。說不盡。數不盡。我今與你們指一箇端的。凡事千錯萬錯。只因心上一念之差。一箇念頭錯起。直錯到那悔不得的田地。你看那枷的杖的。問徒問軍。累死他鄉的。擬絞擬斬。分身法場的。那箇不是心粗膽大。一念差走了路。到犯出來。

官府也顧恤不得你。你那時節。欲解救不得。欲改悔不及。只落得垂首喪氣。甘受刑罰。身名污了。家業廢了。父母妻子連累了。子孫世世受辱。不可湔洗了。何苦做這等樣人。其間也有利欲昏心。不知是非而冒爲的。也有識見未定。被人哄誘的。也有杯酒戲弄。惹成大事的。大抵善惡兩端。在慎於發初一念。一念善。則所爲無不是一念惡。則所爲無不非。方纔這等樣人。皆自作自受。瞞怨著誰。到這箇田地。方纔知悔。不會到這箇田地。那曉得怕你們衆人。各將自己心裏回頭一打點。看一切非爲的心。還是有。還是無。

憑你瞞得人。瞞得妻。瞞不得自己的心。你自己的心。昭昭明白。天看見。鬼神看見。古人云。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此等說話。字字真切。你若道自己乖巧。能欺官。能騙人。鬼神暗中隨著你走。絲毫隱不得。你不怕官。不怕人。不怕法。難道鬼神也不怕。天也不怕。你不怕天。天決不怕你。你不怕鬼神。鬼神決不饒你。不遭官刑。也要折福損壽。尅子害孫。縱然生子生孫。也是與你討償的。你看惡人子孫覆敗。人人暢快。以爲有天理。那箇可憐他。終久是害了自己。你等閒守無事時。夜半睡醒時。念頭初起時。

仔細思量。但有一點非爲的心。你自家打點不過。難對人說的。或可與妻子說。不可使他人聞的。或可與腹心人聞。不可與天地鬼神告的。作急回頭。痛自省改。這便是做好人行好事的根基。古人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又云。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又云。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替你千思萬想。只是守著一箇勤儉。百事小心。富貴長久可保。貧賤隨時可度。欺心壞法的一毫斷不可做。牢記牢記。

善惡異報

善與陰德不同。過與惡更相異也。失善出乎心爲之。而人必曉。陰德發於性。施之而若不自知。過失於無意。時有改悔。惡作於有心。終無自愧矣。善有大小。惡有輕重。更有面善心惡。亦有面惡心善者。上天果報。只在存心。降祥降殃。絲毫不爽。今講者湖南長德府。有一大盜名孫浩然。妻錢氏。生一子。乳名小狼。其盜身大力強。真有越山跳澗之能。夜行八百。山河莫能阻隔。外號呼爲千里豹。一日盜一寡婦。得財物甚多。次夜又過此地所。其婦怨哭甚慘。悚動於

心反身而回。取原物復還。自此存心不偷者有三。送老衣。衾不偷。嫁娶粧奩不偷。鰥寡孤獨不偷。更不犯淫孽。當作盜富濟貧。又且孝行。鄰人皆知他爲盜。近處從無被竊者。一夕浩然外至鄰邦縣。偷來官寶四元。路過一小村後。忽聽哭聲甚慘。遂停步細聽。哭曰。宣哭一聲。不肖子。心腸太恨。好不該貪貿易。不顧雙親。臨行時。父與母。囑咐要緊。竟去够十二年。杳無信音。爾的父。憂慮兒。早把命損。撇下俺。婆與媳。老少二人。是年間。遭荒境。極其苦困。賢孝媳。自賣己。顧養老身。媳哭曰。哭一聲。老婆婆。泪淋且禁。爲媳的。有

囑言謹記在心得。此錢務須要主意掣穩。莫負了爲媳的一片苦心。雖自賣失節操。斷乎不肯。不過是誰人錢供養老親。若一日你的兒貿易歸郡。須命他把兒屍搬回寒門。婆曰。依此說到彼家。必是自盡。媳曰。不過是爲婆婆微盡孝心。婆曰。甯餓死也不肯把兒命損。媳曰。若不然已使人幾串錢文。婆曰。我今年近六旬。活著做甚。就要撞死。千里豹。惻隱動。上前叩門。講孫浩然在房後。聽此光景。只怕老媽媽撞死不顧前後。急叩門喊叫。婆媳聽之。料是娶人的來了。越是慟哭。浩然說不必唬哭。你兒的家信到了。老媽

聽之半信半疑。只得收泪開門。浩然進房曰。你兒在某處
貿易大發。遇我順便。帶來官寶四元。還囑尊嫂好生事親。
遂取出銀子。交與媽媽曰。我事甚急。不能深敘。我即去也。
婆媳苦留不住。迫不及問姓名。浩然遂往。婆媳既得此銀。
何慮困苦之患。同里有一監生。姓趙。名華光。妻余氏。因四
十無子。善行自許。茹素看經。到處宣講。逢人勸化。凡善事
喜爲倡首。又排難解紛。處公了私。無不盡心。因鄉鄰皆稱
爲趙善人。實行數年。連生二子。長名桐。次名椿。皆聰俊過
人。華光既得子後。行爲不如從前。一派虛假。巧言隱瞞。調

訟唆詞。明勸暗挑。若至興訟。於中貪圖惠賂酒食。時有張
誠。李樸二鄰。邊界都與他相連。欲謀其田。便生心慳。惠二
家。爭論地界生事。他在其中。明勸暗挑。先私進張宅見誠
曰。宣我今晚到貴府。並無別意。因張兄太痴愚。不知三思。
李鄰家。因田界仗勢欺你。我心中懷不平。故向你趙這一
次。若讓他。不爲緊計。恐眾鄰察弱性。都把你欺。因咱們義
頗厚。指教相濟。總不若衙門口見論高低。我本老誠。怎麼與訟。衙門
口有大半。是我拜弟。管保你不花錢。辦理美齊。並非我協
乖意。哄你生事。痛憐你。老實人。真乃負屈。若告狀。不須你。

操心料理自有我替代你。謀用心機。要教他讓邊界。上府陪禮。從今後再無人敢把你欺。講張誠被他一陣言語挑起。一定告狀。華光又暗進李門。見樸曰。宣到此院。只爲你二家爭論。在其中當說合。願盡鄰心。但願你息爭端。兩相和順。奈張誠他一定。要把狀輪。念交情。我特來與你通信。莫教他當原告。先進衙門。你急速打主意。早把城進。覺自己不通達。快去託人。我就拜託趙兄。別個誰肯盡心。非憐你。大忠誠。吃虧過甚。我不肯來替你。操心勞神。况田產萬年業。最爲要緊。爭不過。恐久後。累你兒孫。若央人寫呈字。休往別處縣門。

右代書舖是我至親。轉筆來我與你寫一書信。管保你贏官司。不花錢銀。講華光拈筆將信寫起。交與李樸曰。非我善心。恨此不平。誰肯替你用謀。李樸躬身謝送華光而回。次日二家各自進衙。既成詞。這家託他走門路。那家央他行賄賂。兩家錢已使够了。官司自有輸贏之分。在贏者面前逞德。非我手段精巧。官司豈能得贏。可見其中無私。贏者深感其德。見輸者怨其違言吝財。官司豈能得贏。我真替你負屈。輸者也不猜他耍奸。也是謝德。此二家事雖了結。各自累債。都要典賣田園。華光索價而得。心自樂曰。以

彼錢還買彼土。善於面巧於機謀。此鄉里爭訟者。大半是他挑起仗。他面善嘴巧。更落美名。不知人巧於機謀。天巧於報應。再說華光二子。成人皆不守分。嫖賭嚼搖。無所不爲。其父責教不理。未數年將家產耗散。長子趙桐。逃出爲優。次子趙椿。結匪爲盜。更犯淫業。不顧廉恥。鄰有孀婦一。女年方十六。容貌甚美。趙椿起心私之。但未就便。偏一日其母歸甯未回。晚請鄰母作伴。椿知其故。夜持剛刀越牆而進。意殺鄰母。任其強姦。趙椿方進院時。幸遇孫浩然出盜過此。聽有叱咤之聲。素知趙椿姦盜並爲。意在替寡隄

防。遂登牆竊視。見有一人。量是這個劣徒。卽越牆去。猶如鷹捉麻雀。挾起復越牆而出。嚇的趙椿骨酥膽落。又不敢叫。直至野外。審明實情。遂持刀大罵。罵趙椿狗奸賊。天良喪盡。好不該起狼心。持刀行淫。此等罪。更比咱爲盜過甚。姦孀婦。淫幼女。辱及滿門。若入室姦。不從。將人命損。告當官。來相驗。連累四鄰。你只知作非爲。天理不論。上天爺。豈容你姦盜小人。狠一狠。舉剛刀。把爾頭剝。孫大爺饒命還念其爾的父。是個善人。從今後。四鄰中。訪查細問。再如此。要狗命。刀下碎身。講浩然豈知他父陰惡。因看父面

宣講抄遺
方饒。趙椿叩頭而去。自後意欲行淫。又恐浩然訪知。漸把此念息下許多。華光看二子胡爲。家業耗散。心中憂悶。一夕夜至子時。正是天良發動之際。醒來捫心自問。我是有名的善人。竟至此境。想是我陰謀之報。心中發誓。永絕惡念。忠義自許。或可挽回天心。時有鄰家兄弟爭競家產。鬪鬧不堪。各自投人興訟。其兄素知華光善訟。遂投其家拜託。華光問明情由。卽讓坐相勸曰。宣請賢弟且坐下聽我解勸。提將起打官司。令人膽寒。衙門口如陷坑。終填不滿。皂與隸似虎狼。張嘴要錢。一告狀由不得自己打算。審不

審和難和。數月延年。耽擱了家務事。不能照管。走門路。搬訟師。步步要錢。若一步花不到。他就作賤。無底子。囊裏氣受够百般。打官司。源來爲出氣起見。氣未出。又受氣。難伸屈冤。憂不過。央說合。解和回轉。那差人索勒錢。把你牽連。甚至於累債賒。傾家敗產。縱得贏。傷昆情。便宜那邊。兄弟們有甚麼深讎夙怨。不過是因財物。些須條端。勸賢弟更還看父母情面。傷親情。離手足。豈爲孝賢。總須要學忍讓。心回意轉。不早醒。到那時後悔遲延。講其兄聽之。猛然醒悟。深慕聖德。叩謝而去。其弟也來求指教訟事。華光亦以

良言相勸曰。宣令兄長已被我良言勸醒。你何不痛念你手足之情。財產是身外物。何足貴重。因些須傷倫常。大理不明。昔伯夷與叔齊。兄友弟敬。尊父命重天倫。兩不相爭。他弟兄餓首陽。同飯仙境。只爲的一讓字。萬古傳名。那江山不比你家業頗重。還不肯違父命。傷了倫情。假當時先祖父從不理正。若不丟這田產。你有何爭。你弟兄相爭鬪。各把氣逞。惹父母無奈何。暗把泪傾。你衰老令公郎如此逞性。且問你到那時。心可安甯。雞鳴時手按胸。心自細省。枕邊言道短長。戒耳勿聽。你若肯聽信我良相勸懲。何至

於失和氣。去把訟興。講其弟聽之。有感於心。遂謝懲教之德而回。自此兄弟各存忍讓。漸漸和睦。華光自此心性復始。毫無虧心。如是三年。次子趙椿。忽然二目雙瞽。華光心自念阿彌陀佛。再不至於闖大禍矣。後長子亦回。竟安分爲農。再說孫浩然之子小狼。嬰時性極愚蠢。因父心好。竟轉聰明。送學讀書。師與改名小桂。過日成誦。十七歲入庠。連捷科甲。依此觀之。上天報應。果在存心。華光始爲真善。卽得聰俊二子。反心爲惡。其子隨轉非爲。又省心改過。子遂雙瞽。不然定遭滅門之禍。孫浩然雖爲盜。所爲救急全

貞阻淫等事。功德無量。蠢子卽轉聰明。竟至發籍。不然賊盜豈能昌盛。奉勸諸君。總以存心爲最要。

改道呈祥

聖人有言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是說父平日所當行之事者。而子不忍心改也。雖然如父平日好善樂施。謙恭遜讓。如其道。何止三年。當終身無改。是爲大孝。如父平日常薄慳吝。機謀奸刁。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卽改之。亦不爲不孝。無改亦不足爲孝矣。昔揚州有一大賈。姓周名祥泰。就在州內開設雜貨老店。其人甚有才幹。善於奉承。真乃是口誦心苦。凡相遇者。無論相識不相識。都是滿口奉承。卽素有志向者。亦被他奉承迷了。至親厚友。也不

能討他個公平。生意果然茂盛。置有數萬之富。五十餘歲。一子二孫。子名德隆。素性樸誠。孫名永茂。永發。皆聰俊過人。祖深喜之。真乃人財興旺。此時祥泰。凡與人言。洋洋自誇。吾非公平交易。焉能如是乎。不意身得噎隔之病。飲食難進。醫藥罔效。自料難久於陽世。喚子德隆。進前囑曰。宣喚兒來。到面前。不為別款。我自覺這病症。難以保痊。爾不知。咱起家。所為那件。我今把始終情。細向爾言。兒曉得是公平交易纔能發家。你枉長三十歲。識見太淺。並不知生意理。其中的端凡見人。加巧言奉承一遍。哄的他心中喜。能多掙錢。兒頗會執

應客若遇著老誠人。生農蠶漢。發劣貨。算高價。只在巧言。富豪家。加奉承。邀他賒欠。發貨後。必須把賬目改添。若如此法。豈有公平能設法。哄來錢。算有才幹。生意人有幾個。公平心田。咱起家。更還在神秤一杆。其中空裝水銀。上下流環。若秤入合其低。賣主心喜。若秤出合其高。買者心歡。德隆聽之心大不悅。只得隨口這杆秤。兒千萬切莫輕看。猶如那活財神。幹國忠員。應承若常用。足可置家業萬貫。還須要將此法。子孫流傳。若有個公道心。難保家產。切不可信報應。那些妄談。試看我從不講。積福行善。至於今。亦能够人財兼全。講德隆聽父這

宣講抄遺
片囑言。心大不悅。因父命在旦夕。不好諫諍。只得勉強應承。未幾父死。安葬以後。遂將此秤。碎而焚之。改作出入公平。把前賬一概焚化。心存公平。真乃童叟無欺。貨真價實。未滿三年。二子雙亡。德隆悲慟至極。心中怪疑。遂設香案。祝曰。宣周德隆。焚清香。拜跪中宮。祝告聲。空虛中。過往神靈。自古道。循環理。絲毫不爽。太上曰。善惡報。如影隨形。父一生。虧盡心。反獲吉慶。我改惡。復遷善。陷於禍坑。爲甚麼。兩個子。相繼斃命。其中理。道教我。心中不明。爲惡昌。爲善滅。天理何整。都仿此。誰還敢。心存公平。願上天。來鑒察。這

宗情境。無靈顯。要把我。生生疑瘋。講德隆祝告一陣。心終憂疑不定。是夕夢入冥府。冥王向德隆說。汝父不存公平。雖然獲利。因他前生大孝。纔賜他福壽兼全。卽公平交易。亦至如此。駿發。但他起心不良。私造水銀神秤。欺陷平民。只知機謀奸巧。不知秤之來由。世間之秤。上天有星辰所照。乃是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共計十三。加福祿壽三星。始成一筋。十六兩之數。短一兩。削福。短二兩。削祿。短三兩。削壽。汝父常用十二三兩。福祿壽是他自己削盡。因得噎隔。絕食而死。地獄之苦。焉能苟免。十餘年前。先遣破耗二星。

宣講抄選
一三
為汝之嗣。破汝家業。耗汝貨財。更敗汝門風。以示其報。因汝改惡從善。上天見喜。纔收回二星。免其玷辱。汝心莫憂。疑。必須勉力為善。勿生怨尤。自有賢嗣復生也。德隆說地獄何在。余能見否。冥王說。你見不難。遂命鬼使。引他去看。德隆隨鬼使。正往前行。忽見一座城池。門上書地獄總關。只聽裏邊呼天叫苦。慘聲難聞。徐徐進門。見二鬼卒。押一人。赤身露體。肩駝一杆鐵尺。火煨通紅。重約百觔。不知所犯何罪。側立一位判官。執冊簿念曰。宣此罪犯在陽世。開設布店。講高價。換低布。尺寸要奸。若遇著。忠誠人。價外合

算。死陰司。駝鐵尺。決不從寬。講德隆說這罪實在難受。鬼使引他又往前行。又見鬼卒押一人。手提鐵斗。赤足立於大墩。叫苦連天。掌冊判官念曰。宣因生前開斗行。心存陰險。饑荒歲。發水穀。糶與人。餐出九九。進十一。食祿自減。立火燉。提鐵斗。痛苦不堪。講德隆問曰。短人祿。卽短自祿。故折陽壽。磨鬼使說。正是。前行又見一人。綁在鐵柱之上。打牙剥皮。又將牛皮被其身。判官捧冊念曰。宣開牙行。從不打。耕牛憐念。常哄人賣屠夫。去挨刀懸。打牙齒。剥人皮。牛像更換。轉陽世。去耕田。終死刀尖。講德隆見此。心甚駭然。

又往見一人綁在柱上。正然開膛。剜心割肝。判官在旁念冊曰。宣此罪犯在生前開設錢店。三百五。買一串鉛砂小錢九七八。當一百。造孽不淺。犯陰律。下地獄。剜心割肝。講德隆正隨鬼使前往。忽聞腥氣冲鼻。仰見一人鎖在鐵梁。用火炷。把兩手烙如焦炭。判官執冊令其自念曰。宣醫道理。毫不曉。竟敢大膽賣假藥。悞人病。孽財妄貪。此等罪。比別惡更重千萬。該火炷。烙雙手。齊冒狼烟。講其人念畢。問判官曰。我之罪。怎比別者更重呢。判官說。別等造孽。不過妄貪財物而已。你既行醫。就該訪明師。求指教。勤閱醫書。

果得真訣。濟世活人。死後豈有不超昇之理。想你生前。行醫不過見人幾個成方。並不知陰陽五行。臟腑經絡。虛實寒熱。又不識藥性。溫涼。竟敢冒然一試。弗思一藥悞用。性命反掌。正所謂庸醫殺人不用刀。既設藥店。就該發兌地道藥材。遵古炮製。分兩公平。果能療疾。即取重利。亦不爲之虧心。凡取藥者。無不望其功效。價任你算。錢儘你留。你爲何販賣假藥。不遵炮製。又減分兩。若是緩症。猶可。設若急症。豈不悞人性命麼。想你一生行醫賣藥。不知悞人幾多性命。怎不比別惡更重呢。至今受罪。你還負屈麼。其醫

宣講抄遺
又問我這罪苦何日受盡呢。判官說你之罪苦不止於此。更還有大劫未過裏。別者皆有出苦之期。惟你望想翻身難矣。其醫聽之大哭說生前只知妄貪。怎知今日受罪。哎呀後悔遲矣。周德隆正在觀此。忽聽父聲音哭的甚慘。宣平秤台掛脊骨。痛苦甚慘。想生前做的事。悔斷腸肝。只知道獲重利。衣食飽暖。那知道壞心術。獲罪於天。枉置下萬貫家子孫安便。造的孽受罪苦。一人獨擔。子與孫。那一個來看一眼。有何人超度我。出此牽連。講德隆聽之真切。卽問鬼使。只聽我父嘔哭。怎不見我父面。鬼使說。你望前高

處細看。是你父否。德隆仰視。見台上立一高杆。懸一大秤。掛父脊背。血流滿身。正在悲痛。急走近前。流淚曰。父親暫忍悲嘔。不孝子德隆來矣。祥泰看見兒子。悲痛愈甚。宣見兒面。不由我心更傷感。且聽我把原情細向兒談。本命中福祿壽不缺一件。因前生好行善。又且孝賢。早存個公平心。何等安便。悔自削平生福。造孽無邊。死陰司墮地獄。惡刑無限。提將起。真令人心驚膽寒。上加棍。審問我明瞞暗騙。燒雙手。只爲我。賬目改添發劣貨。欺愚人。擰我雙眼。因好穿短命錢。挖出心肝。平秤台。要把我脊骨勾斷。只因我

造孽秤出入兩般。因臨終囑遺言。罪重千萬。更還要下油
鍋。審問一番。一聽說嚇的我魂飛魄散。快設法超度我。免
受熬煎。兒有何法能超度你出呢只要你。不吝財。勉力爲善。凡遇人要
勤講。報應循環。就依我。這榜樣。把人懲勸。造甚孽。受甚罪。
逢人廣傳。依此法。能把我陰刑消滅。兒千萬要講明。切莫
隱瞞。講他父子在此哭成一堆。鬼使不準。德隆久戀。德隆
看父苦刑難忍。要上台替代。鬼使扯手往外曰。罪孽是他
自作。豈有替代之理。只要你。勉力爲善。逢人傳講。能超度
你父出苦。卽是你之大孝了。言畢。一堆驚醒。嚇的通身汗

流。細想夢裏覺而記之。自後爲善愈力。凡逢人將冥府所
見尺斗等行。庸醫暨父受之苦刑。勤講廣傳。又兼設義學。
修義倉。修橋路。濟孤貧。助葬助娶。無不盡心力爲。如此三
年。一夕復夢見父。欣然相告曰。因兒功德浩大。感格上
帝。赦我出苦。轉生福地。還賜你貴子。來年降生矣。言畢而
去。德隆醒來。心中甚喜。次年其妻果產雙男。後成人讀書。
皆登科甲。德隆若遵遺囑。豈能收回惡星。復享貴子之榮。
祥泰雖得孝子超度。還是他前生善緣未盡。依此案看來。
凡貿易者。當以周祥泰爲戒。以周德隆爲法。

謀財顯報

人之心最重財者也。世之爲福爲害者亦財也。財害相連。任其施爲焉。如仗義疎財。卽是作福根基。機謀強求。定是災殃先兆。故財害福禍所以相連也。如若見財忘義。百般圖謀。總然發家。焉能無報。今講一案貪義外之財。而受慘報者言之。江西南昌府一人。姓張名宏烈者。膝下一子名鑫。性甚聰敏。十餘歲在學誦讀。業師好談感應篇。陰騭文等書。鑫聽之信心誠服。時省身心。勤苦誦讀。至十九歲入庠。二十二歲補廩。奈父性甚刻薄。處世不存公心。見利忘

義鄰家有一小長年名王苦兒。三歲喪父，五歲喪母。原係逃荒到此，又無親族。鄰家有一庠生，姓李名志剛，憐他孤苦無倚，遂領回扶養。七年有餘，至十二歲時，少有知覺。命他幫人放羊，每年掙錢八百，及長與人傭工，甚是殷勤。掙的錢半文也不會浪費。至二十四歲時，積錢三十餘串，俱托與恩人李志剛執掌。張宏烈看王苦兒有財，就起心誑騙。一日，苦兒挑糞潤田，走至樹下，偶遇宏烈，呼之曰：「你真乃老誠，就不怕累傷了。」歇息片刻，我有話談。宣呼一聲王苦兒放下糞担，有幾句知心話，細向你談。憐念你孤苦獨

替你謀算，受盡苦纔積這幾串銅錢。托付你李恩人經理照管，你沒看眼如今家業貧寒。到後來，他若還昧心強騙負了你，下苦力二十餘年。多蒙你老指教，再煩替我打箇主意。你總要暗拿箇穩便主見。卽不然，量量我老漢心田，你若肯把錢財付我照管，就在我寒舍下當箇長年，將原存並工價漫漫積攢。到後來娶房妻，生女育男，年老時血氣衰，不能動轉。何至於受奔波辛苦艱難。我與你慮到此，任你主見。若錯悞後悔遲，口喊蒼天。講宏烈這片巧言說的，苦兒心疑不定。次日就與李志剛討錢，志剛意不欲發，又恐傍人議論，遂

宣言抄道
如數與之。苦兒將錢移托宏烈。三十六串有零。就幫宏烈備工。言明工價。每年六串。宏烈自得此錢。假王苦兒名字。出放重利。漸漸發富。苦兒在此傭工六年。通共使錢八串有零。宏烈恐他討前賬。遂生心逼他下工。若討前賬。自有話說。自此做不得的。強他做。掣不動的。強他掣。累的苦兒。五勞七傷。身體不壯。一日衆夥。在田中閑談。夥曰。王哥於今身不强壯。若不早打主意。老來所靠何人。苦兒說當年主人說過。將我原存錢項。生些利息。娶妻成家。接我王氏後裔。夥曰。今年已三十。還不娶妻。所待何時。說的苦兒心

動。於是與宏烈相商。宏烈說。你若娶妻。用著錢時。分文不短。就有作媒的張興。說到某人之女。得聘禮二十八串。苦兒允諾。同媒妁寫了庚書。晚間同張興向宏烈起錢。宏烈遂取出一篇假賬面算。原存錢若干。某條使錢若干。除使下存錢五千四百。遂卽攜出。分文不短。速速領去。苦兒見得此境。如癡如呆。半晌無言。宏烈怒曰。莫非還想要錢不成。苦兒畧辨兩句。宏烈就要打罵。時值二更。立時逐出。其子張鑫。看不過意。卽跪見其父。宣爲兒的。跪面前。幾微進諫。勸父親無義財。不可妄貪。與兒孫若置下。冤孽田產。冤

孽得冤孽失。絲毫不偏。那有甚麼冤孽得者王苦兒他本是離鄉遙

遠。又無父。又無母。孤苦零單。他雖有幾串錢。血汗更換。虧

累他。肥己囊。心中何安。只管財謀到手。有甚不安。無義財。即發家。焉能

久遠。恐後代不如人。惹人論談。為兒孫長久計。積德行善。

守本分。安本命。順時聽天。講宏烈曰。從來不講積德。今已

人財興旺。再莫與我提那些妄言。蠢無奈從容進館。取感

應篇。請父看。貪無義之財者。則既其妻子家口以當之。宏

烈大怒。遂將書奪而棄之。還要責罰。蠢也不敢作聲。再說

王苦兒。被宏烈作賤。逐出錢分文不要。遂即而往。走至父

母墳前。一陣大哭。宣王苦兒跪墳前。哭聲震地。想起我命

運鄙。好不慘悽。三歲時。喪了父母。子無倚。娘負我。把飯討。

望兒成立。可憐娘苦養我。謹至五歲。受飢寒。偶得疾。也把

命息。李恩人憐念我孤苦無比。領到家扶養我。七年有餘。

十二歲。學放羊。當奴作婢。十六歲。去幫人。苦把錢積。雖有

這幾串錢。也非容易。一點血。一滴汗。淘盡氣力。張宏烈好

不該刁唆我。盡行歸你。承許我得工價。並放生息。到中年

娶房妻。接我後裔。衰老時。有靠處。不受孤悽。也是我識見

淺。錯了主意。就與你當長年勤苦效力。夜晚間。春與磨。白

晝耕地可憐我喫人飯出的牛力實指望到後來終身有倚連半文捨不花苦苦攢積誰料你暗懷著狠心狗肺仗勢強做假賬把我來欺我再說退庚書把妻不娶但恐的那張興不把我依我再說告當官明論情理又恐我老實人難伸冤屈道不如死陰司冥府訴你冥王爺差惡鬼把你來提盤問明下地獄高杆吊起到那時咱二人纔見高低講王苦兒大哭一陣遂轉樹下自縊次日衆人來看各自心懷不平宏烈遂把假賬錢文一齊攜出買棺木使錢五串餘錢四百覓人葬埋宏烈還與衆人說道王苦兒所

存錢項一概用完我心毫無所虧其子張鑫心常抱愧次年甲午科鑫邀李志剛同赴秋闈志剛說年已半百又無工夫無可盼望鑫曰去者有分於是二人同行既入場各分號房鑫將詩文作起誦之正然得意忽見王苦兒外來將詩文奪去泣而指之曰宣王苦兒進號房兩眼淚滴呼張鑫莫驚疑細聽我提依你命惟此科就該中試因爾父昧天良金榜削籍惡人後能昌達那有天理世間人誰還信報應神祇冥王爺率冤鬼同進場內恩補恩仇報仇不差毫釐將詩文送與我李恩人去報答他扶養恩七年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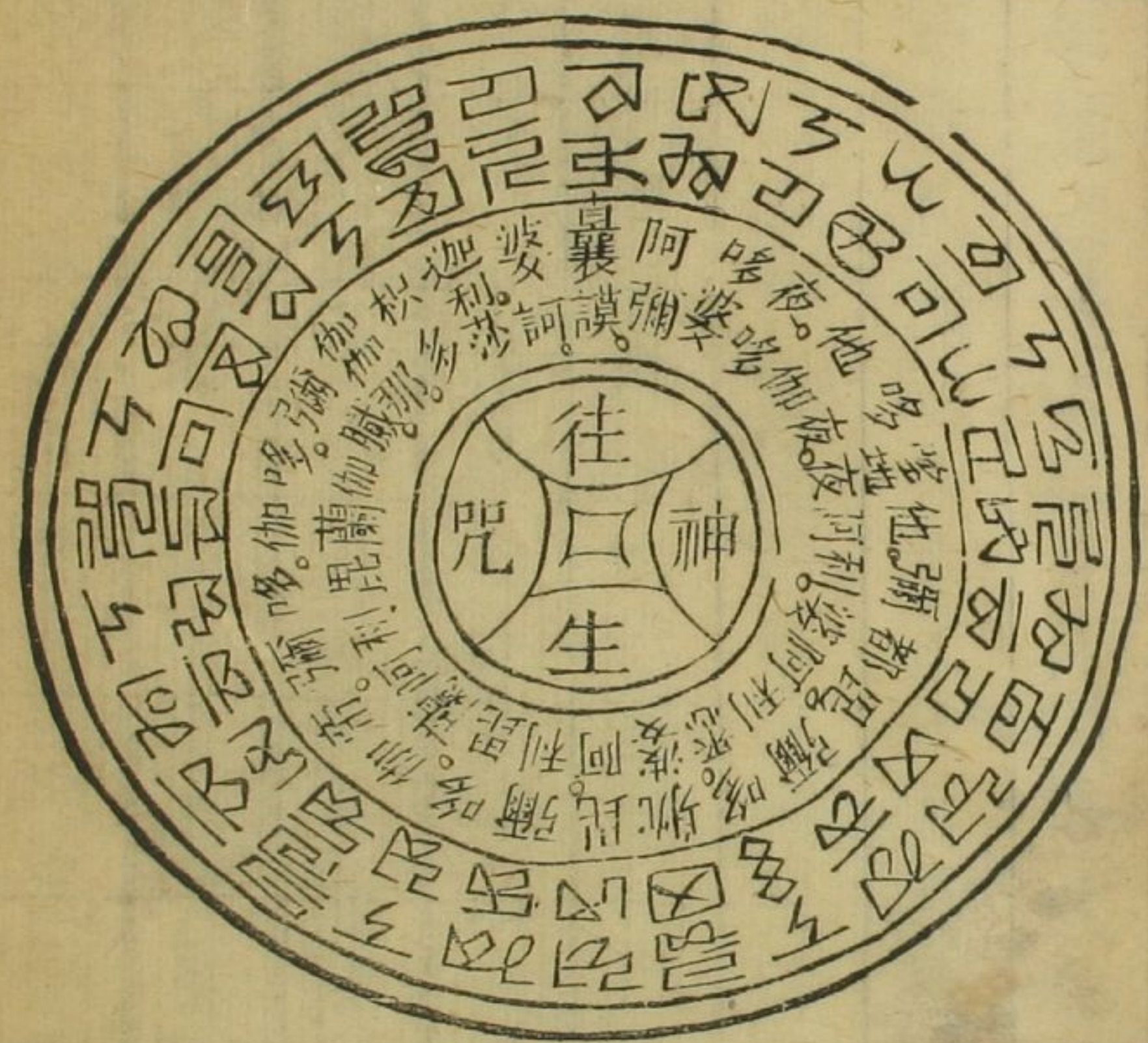
餘不久日。把爾父魂勾陰地。盤問明。受陰刑。墮落地獄。不爲你心正直。豈肯饒你。攪亂你。合家人不得清吉。怕受報。你卽要多做善事。非積德。敵前愆。豈能結局。講王苦兒又囑張鑫不必驚疑。我不害你。怕受慘報。務要多做善事。以功敵惡。更要超度我九魂方休。鑫曰。將何以超度。苦曰。宣府最重者。是往生神咒。務要刊板印焚。朝夕誦讀。自能超度亡魂。言畢而去。張鑫心中驚疑不定。定醒多時。詩文不見。方欲舉筆再作。王苦兒如在面前。再說苦兒手提詩文。尋至李志剛號房。見志剛手拈竹筆。正在作難。不敢驚動。

將詩文輕輕放在棹面。志剛見之。展視詩文甚佳。遂錄之。既出場到店中。鑫將苦兒進場。向志剛細訴。志剛纔知詩文是苦兒所送。鑫亦不堪復進二場。告辭先回。到家見父怨曰。兒之功名。父已賣與別人了。宏烈曰。怎見。鑫將場中事細訴一遍。宏烈似不深信。既發榜。志剛果中。宏烈不思悔過。更加大怒。手持大棍。將苦兒墳墓亂打。惡罵不堪。鑫看不過意。央鄰人把父勸回。方到家。偶得重病。倒臥地面。腰如被杖。腦如斧劈。傾刻週身潰爛。高聲喊道。因我殘忍。凌孤破人婚姻。謀財逼命。罪犯萬剛。冥府罪滿。還要轉變。

牛馬如數償還。而今悔無及矣。叫喊數日而死。蠢自葬父以後。心存善念。無論事之巨細。善之大小。無不量力作為。又刊往生神咒板刷印。每日向苦兒墳前。暨荒野中焚化誦讀。方便已多。功敵前愆。遲之十二年。丙午科赴場。中第七名舉人。試看此案。李志剛。若無慈心。撫孤焉能中式。張鑫若不遷善。功名焉可復得。奉勸世之請雇工者。當思工人勞苦。萬不可存刻薄心。看宏烈之顯報如此。可不慎歟。

往生神咒

藏字往生淨土神咒式



往生錢上是藏字。其文右旋。敬信者宜照式刊板。用黃表印剪。每張虔誦一遍。凡地方不潔淨。及一切邪魔冤魂不息。荐往禍災山林墳墓。用火焚化。功德不可思量。如無此板之處。即以黃表每張裁十二塊。每塊虔誦往生神咒一遍。用火焚化。功效與印者無異。

陰謀遭讎

兄弟手足之情。財產身外之物。沈心細思。兄弟重乎。財產重乎。乃世人偏以財產之故而薄其兄弟。甚或兄歿而隱恨其嫂。侄或悞聽讒言。陰謀頓起。跡雖未露。而其心則可誅也。如其不急改悔。但恐報應立至。且講湖北京山縣有谷姓兄弟二人。兄名秀實。娶妻張氏。弟名秀生。將十歲。父母相繼而逝。賴兄嫂扶養成人。延師讀書。頗有總明。十九歲身卽入庠。兄嫂甚喜。遂定婚完娶。貢姓之女爲妻。過門年餘。生一子取名保福。伯父母愛如寶珍。次年其嫂張氏。

也生子一。取名保壽。闔家甚喜。秀實在家傭工。秀生在外設教。妯娌亦甚和好。家業漸發起來。一日秀實在田中冒雨。身得重病。綿綿月餘。服藥不效。命在旦夕。強著精神。喚弟近前。囑曰。宣弟近前。不由我。心中發歎。思想咱弟兄命。苦如黃連。幼年間。父與母相繼歸天。撇下咱。兄弟們。苦度餘年。幸吾弟有志向。苦讀書卷。承祖德。年未冠。卽爲生員。兄務農。弟設教。家業漸長。各膝下。也都有。一個兒男。但望弟再高遷。宗門光顯。爲兄的。到後來。也有福田。誰料得。前程事。不由人算。薄命哥。得重病。自覺難痊。哥哥不必過慮。好好安養病症。

設不幸。家務事。一人照管。還恐你。散工夫。不能高遷。爲兄的。更還有。心事一件。勸問哥哥。可是那件。姪兒小。你嫂嫂。尚在幼年。念其咱。手足情。耐煩照看。有過悞。須責教。且莫從寬。哥哥放心。爲弟總。聽賢弟。出此言。愁眉少展。呼張氏。抱嬰兒。跪叔面前。再叩首。聽我囑。一旁立跼。我死後。凡事情。遵從叔言。兒有錯。叔責教。切莫護短。小嬰孩。若慣式。不能孝賢。賢妻呀。處妯娌。須和順。還要靜雅。更望你。扶幼子。節志要堅。爲妻曉得。此理。夫君。不必多心。你母子。與嬸嬸。去把禮見。從今後。還望他。分外海涵。我有心。將良言。多多囑勸。奈無常。不肯容。久在世間。

強精神。把俱家囑咐一遍。願後來家業興。子孫綿綿。講秀實囑畢。氣息漸微。竟至瞑目。俱家悲哀。自不必說。秀生遂備棺衾厚葬。自後秀生看姪兒愛如己子。待嫂嫂勝似從前。田地佃與他人耕種。就在近處設教。以便照應家務。兼自勤苦誦讀。一日福壽兩箇鬪狠。秀生見之。遂責罰己子。貢氏心中不悅。雖不敢言。已懷恨在心。只想謀害姪兒。令兒獨占家產。晚閒秀生夜讀三更。回房安寢。貢氏見夫做情啼哭。秀生卽問何故。氏曰。咱兒常被姪欺。夫反責己子。如此慣式。但恐後來受他大害。秀生聽之。洋洋不耳。貢氏

自覺無趣。又過數日。偏遇寶福受些感冒。過身發熱。貢氏就借此端。墊害嫂姪。晚閒秀生歸寢。貢氏坐牀抱兒。嗚哭。秀生又問何故。氏曰。孩兒奄奄將斃。夫君全不關心。再重友愛。只怕兒命難保。秀生遂摸兒身。果然熱甚。問何至於此。氏曰。夫重在友愛。說來恐其弗聽。秀生聽之。心中著意。曰。莫非嫂嫂陰毒我兒不成。你卽依實講來。貢氏加七加八。一片假話。告夫。宣夫觀兒病奄奄。纔把妻問。具聽。我將實情細向夫云。張氏嫂。性嫉妒。情理不論。夫苦心友愛他。還不趁心。因兄死未久。正在憂悶之境矣。終日間。黑起臉。活路不問。屢次

的偷東西。娘屋留存。窺他的。心意間。節志不穩。恐後來。弄

出醜。辱玷清門。看他形容樸素。未必至此。夫在家。做情面。道會乖巧。背

面來。對鄰舍。道夫不仁。逞他兒。打咱兒。陰毒太甚。新鮮物。

早偷藏。付兒獨吞。憐他孤苦。宜寬容他。今前午。買糕餅。兒去看問。披

一掌。打倒地。嚇吊三魂。我今晚。說此話。夫若不信。現看兒

發大熱。還少精神。我以友愛待他。他竟如此存心。可恨可恨。夫以後。再將這友

愛要緊。只恐的。家業傾。兒命難存。始終言。有一句。屈枉與

他。鑒察神。報應我。嚼斷舌根。講秀生聽了此言。又見貢氏

發誓。信以為真。乃大怒曰。世間竟有這等不明道理的婦

人。我以慈心待他。他竟非義加我。情理難容。自此陰謀頓

起。若不除却長門。誓不干心。真乃是舌劍殺人。不見血。張

氏母子。怎知暗遭不白之冤。秀生自復暗懷險心。情面比

從前更加友愛。凡放學歸。先抱姪兒玩耍一陣。食物耍器

衣服等件。概勝於己子。張氏不知內情。只說叔叔友愛甚

篤。心頗慰然。鄰族亦皆說秀生無虧於弟道。一日上學去

時。背人不見。把保壽抱送池塘。淹死。急轉身入館。至半午

張氏不見保壽。我尋多時。並無形影。即令人通信於館。秀

生聽之。假粧大驚失色。到家拍手打掌。致怨妻嫂。意大不

宣
言
才
選
三
爲經心。遂卽央人四處訪尋。杳無蹤跡。又焚香祝告神明。至晚間有人見池邊有兒鞋一隻。秀生聽之。遂自下水。尋撈多時。獲之。屍已僵硬。做情大哭。張氏見兒已死。真如肝腸碎裂。而大哭曰。宣把兒屍抱在懷。悲聲大震。頭頂上悠悠的。走了真魂。未週歲兒的父。早把命損。撇下兒孤單單。一獨苗根。苦命娘。扶養你。心血操盡。你叔叔看待你。猶如寶珍兒。一旦命歸陰。不爲關緊。辜負了你叔叔一片婆心。秀生假意哭曰。哭一聲。乖乖兒。好苦命運。遭不幸。先絕我。谷氏長門。你的父。臨終時。囑我一陣。兒竟死。我怎對同胞

之人。張氏哭曰。也不知是姦兒。玩耍自遊。莫非是有歹人。

暗懷狠心。但願兒與你父。早把靈顯。娘與叔。好與兒。去把

冤伸。秀生哭曰。昨日晚看魚來。裏一陣。莫非是慣式了。

來把叔尋。只瞞怨。妻與嫂。粗心太甚。兒出外。你就該步步

隨跟。張氏哭曰。聽叔叔出怨言。深自恨悔。好不該貪活路。

不管兒身。呼嬌兒。在冥途。等我一陣。投池塘。同嬌兒。去把

夫尋。秀生阻攔勸解。嫂曰。勸嫂。你不必鬱滯太甚。還須

要自勸自。保養精神。想必是偷生鬼。今該命盡。只哭的眼

昏花也。難還魂。張氏哭曰。實指望兒成人。供養年老。不料

得。撇爲娘。孤苦獨存。中年閒。靠叔叔。還不要緊。到衰老。難轉動。所靠何人。嫂嫂呀。把保福。抱與你。繼嗣承認。呼爲母。總教他。依依相親。你只管。放寬心。不必憂悶。若還我。薄待你。身墮沈淪。講叔嫂抱兒哭的如死。旁觀者無不流淚。都說保壽一死。真負叔叔婆心。誰知秀生陰謀極巧。真乃神鬼莫差。衆人又加解勸。哭聲方止。央人把兒屍送埋荒郊。又將巧言安慰嫂嫂。晚間貢氏見夫曰。天工真乃湊巧。正中心懷。秀生說你怎知機關。終要教他挖苗斷根。貢氏聽之。纔知是計。自後若有人提起姪兒一字。他就假粧悲痛。

模樣。時有長年劉興說。昨日見先生上學時。還抱保壽。噫。噫外往。傾刻就不見了。真乃奇怪。這句無意之言。秀生聽之。著疑。既如此說。莫非他見之也。恐他洩露。就懷陰謀之心。面待劉興頗厚。並事嫂嫂更佳。時值元宵佳節。命妻與嫂。出外觀燈散心。秀生在家將劉興哄醉。牽入嫂室。牀上卧倒。遂自暗藏。候至多時。張氏妯娌看燈的回家。各自回安寢。張氏掌燈一照。見是長年在牀卧倒。心中大怒曰。你這狠豹。休得無理。卽催外出。劉興醉之如死。口中離落不出。張氏恐玷辱名節。卽轉身外走。秀生在外。遂將房門落。

鎖。高聲呼叫。眾人量是有賊。各執棍棒而來。秀生說劉興
這個畜生。膽大無理。竟敢私行姦淫。眾人皆怒。開門抓出。
竟至亂棍打死。張氏在房。自覺慚愧。遂卽自縊。命一人與
張氏娘家送信。命一人通知劉姓。張姓聞知。無顏前往。劉
姓亦無話說。只得將尸領回。秀生遂買棺木。把張氏葬埋。
次晚秀生語妻曰。非我機謀奸巧。冤孽怎能消除。氏曰。夫
君真有妙術。連妻莫能得知。何況他人。不知人巧於機謀。
天巧於報應。漸至八月。秀生身赴秋闈入場。方提筆作文。
忽見嫂抱姪兒。同劉興齊來近前。秀生大驚。高聲喊叫。說

快打鬼。快打鬼。號軍暨近號等生齊來看問。見他如顛如
狂。傾刻身不自主。取出解手小刀。照心口刺下。號軍卽阻
之。遂扯至堂前稟明大人。大人出堂盤問。你這劣生。定有
虧心之事。速速以實講來。秀生說。快打鬼。快打鬼。聽我請
來。宣谷秀生堂前跪倒。尊大人細聽根苗。生父母去世甚
早。賴哥嫂將我扶勞。打鬼打鬼。送學堂。延師訓教。十八歲
身入庠膠。完婚配。終身有靠。理家務。哥把心操。打鬼打鬼
哥耕田。冒雨病倒。眼看看。病不能療。臨終時。囑我一道。姪
與嫂。托生扶勞。打鬼打鬼。我當時。頗盡弟道。恨妻子。將我

唆調懷陰謀。當面乖巧。暗抱姪。池塘輕拋。打鬼打鬼。做此
 情。到處尋找。潑將起。假淚豪陶。將巧言。安慰嫂嫂。劉興兒。
 自把禍招。打鬼打鬼。無意言。頗似知曉。恐洩露。又設計條。
 元宵節。機會恰好。命妻嫂。去把燈瞧。打鬼打鬼。把劉興用。
 酒醉倒。送嫂房。如禁獄牢。嫂嫂回。掌燈以照。見劉興大怒。
 心焦。打鬼打鬼。即轉身。喊叫外跑。只恐的。玷辱節操。我在
 外。鎖門喊叫。把劉興。送入陰曹。打鬼打鬼。嫂在房。自縊上
 吊。怕的是。臭名難逃。這陰謀。神鬼不曉。那料得。報應不饒。
 打鬼打鬼。三冤魂。一齊來。我就照我。心口一刀。虧心事。一

一自表。只恐怕。冤孽難消。講秀生說罷。只呼打鬼打鬼。劉
 興又來刺我。自執解刀。向喉亂刺。人莫能禁。急急命斃。大
 人說。可惜儀容志氣。少年英傑。枉讀詩書。不明天倫。聽妻
 讒言。有虧弟道。前程自棄。災殃自取。耳遂吩咐。隔宮牆。撤
 出。懸掛轆門。示眾。見者無不驚心。及家得知。亦被雀啄狗
 餐。貢氏聞知。夫遭慘報。大哭一聲。高聲喊道。不好了。冤魂
 尋上門來。保福也。叫喊道。劉興執棍打我。噯啣一聲。匍匐
 倒地。七孔出血而死。貢氏咬牙嚼舌。呼道。嫂嫂亦來殺我。
 傾刻週身潰爛。皮肉皆脫。叫喚數日。命斃。一家竟至絕滅。

家產被族人分散。試看此等慘報。可不慎歟。奉勸世之爲弟者。當自驚之。

悔過愈疾

每觀婦人之病。多因氣滯而成者。何也。但婦人性多偏僻。自是非人。不遵教訓。不受懲戒。言語事故。少不隨心。卽氣鬱滿懷。滯而不化。久則成疾。只知百方醫治。不知改性悔過。累月延年。罪苦難堪矣。諺云。靈丹難醫冤孽病。又曰。善治不如善養。患此流連。果能省心養性。改過自新。不須醫藥。病愈之期。有望矣。今舉此案以證之。四川重慶府廣安縣。有一庠生。姓嚴。名天郎。娶妻邢氏。名秀姑。素性偏僻。自是非人。于歸嚴門。不遵翁姑教訓。不受丈夫懲戒。不和妯

宣講抄遺
三三
煙不操家務。更嫌家貧姑傲。凡事不得自便。心常不樂。屢向夫說長道短。天郎總是不聽。一日天郎外歸。帶來果品。送與堂上。秀姑意其夫帶來者。能不與我食乎。姑竟勿與之。因此氣填滿胸。至晚夫歸洞房。見他呼歎不已。問其何故。他遂垂淚告其夫曰。宣見夫問。不由我。淚如雨滾。滿腹屈從。不肯向夫來云。看咱這窮日子。時刻憂悶。是何日能發達。不受苦貧。又遇這老婆婆。心向偏遜。待妯娌與姊妹。薄厚不均。那一次分布疋。短我八寸。又一回。均棉花。少我三斤。小妹子。翻長舌。陰毒過甚。對婆婆。獻是非。墊害妻身。

妯娌們。終日嫌婆婆不問。更還逞小孩們。都學罵人。自進門。百樣活。付我自任。累的我。渾身疼。腰也難伸。昨晚間。夫帶回茶食果品。一家人。俱分食。不合我吞。我並未。因口頭食物。爭論。爲甚麼。錯不是。罵我雙親。與他們。共言語。滿面歡欣。看見我。黑起臉。恰似閻君。婆婆罵。妯娌嫌。小姑惱恨。老與少。無一個。把我當人。有一陣。惱上來。懸梁自盡。捨不得。知心夫。娘屋雙親。請夫君。將此情。仔細思忖。怎教我。望前熬。度此光陰。講天郎聽得此言。心大不悅。遂以暴言抵觸。宣呼蠢妻。出此言。嫉妒太甚。爲媳的大道理。不知毫分。

孝翁婆和妯娌爲媳本分。做生活操家務。理當盡心。總不說自性鄙。不遵教訓。反說我老母親待你不仁。難道說一家人俱都乖舛。百次中你就無些須錯參。你講這一派話。我全不信。俱是懷嫉妒心。墊害傍人。枉告這枕邊狀。我斷不準。豈肯去聽妻言。忤逆乖倫。任憑你使假性。懸梁自盡。觀世間那裏有抵命夫君。這些話從今後不消談論。卽尋死嚇不倒志剛之人。講又曰。好唆夫者。不是好婦人。聽妻言者。豈爲丈夫。冷笑一聲。隨卽安歇。秀姑也覺無趣。吸呼氣死。一睡三天不食。天朗氣急。怒而責之。憂的婆婆無奈。

命人送他歸甯。既至娘家。見母百淚不止。母問何故。他卽以假言告母曰。宣見娘不由淚紛紛。我把屈情向娘云。當年未曾查聽穩。瞎眼尋定這門親。雖有幾畝波窪地。一家並無良善人。公公處個叙話嘴。終日嚷媳不殷勤。婆婆心腸毒得狠。凡事偏心向他們。小姑不把情理論。翻弄長舌墊害人。大伯小叔都不好。嫂嫂弟媳懷狼心。逞他孩子把我罵。活路從不讓毫分。嬌子大娘嫌惡我。笑我手拙不勝人。長年奴婢真可恨。我若使他不動身。怎攔幾家劣鄰居。個個都會翻嘴唇。婆婆偏肯聽瞎話。黑臉把我不是尋。居

家吃好穿又好。美物從不合我吞。這些屈情不關緊。狠心丈夫懷異心。我把此情向他講。反罵我嫉妒不孝順。氣的我三天未吃飯。並無一人問來音。惱急把他罵半句。打的我渾身骨頭疼。日子猶如在刀刃。怎教兒與他度長春。氣急有心尋自盡。娘呀難捨你年邁老母親。你若念咱母女意。命俺哥前去與我把冤伸。講其母聽之。心中難過。卽喚兒進堂。將女言語述之。令往彼處理論。且說秀姑之兄。名邢文禮。也係庠生。况與妹丈同案。聽母述妹之言。心中不悅。以好言慰母曰。宣尊聲母親。聽兒安頓。妹妹言語不可

信。沒想他在家的性情。自幼兒自是非人。果然盡孝遵教訓。那有個不慈愛的尊親。妯娌姊妹不和順。只因他性子愚蠢。如果是步步以禮。處處盡心。他居家豈無一個知足人。說丈夫罵雙親。此話不趁。妹丈不是糊塗人。總怨自己不從順。勸母親仔細思忖。果若自性不乖舛。難道說闔家衆俱都是待他不仁。他說尋死任他死。免母親少操一片心。今令兒到彼相理論。可惜兒身在鬻門。背理的言語。真難講出唇。勸妹子性甚愚蠢。你家中事故。不該向娘云。怎不體老母親。若大年憂氣勞神。從今後再息氣。莫往娘家

奔設。落出不賢惠的聲名。真乃是醜聲難聞。使父母與哥哥。面目何存。詩秀姑聽之此言。又氣半死。大哭與母曰。兒今遊親。原爲出氣而來。氣尙未出。又受哥哥責備。兒歸家。終是難活。其母雖然愛女。聽兒言句句有理。道也無法庇護。秀姑束手無策。因氣鬱成疾。忽然脇疼如錐。坐卧不安。狀如鬼魅。文禮看病甚重。卽顧轎子把他送回。旣至彼見其翁姑。以好言安慰曰。小妹年幼無識。多冒尊顏。看晚生面上。萬勿見責是幸。翁姑言亦過謙。文禮去後。卽命人請醫診視。服藥毫不見功。自此家中醫巫來往不斷。或醫所

囑忌。暈腥犯藥等物。若不與食。他卽息氣。要喫甚麼非時之物。一時辦買不來。他卽怨恨惜財。若說請某醫巫。一時請不得來。他卽哭咒不堪。性情比往日更害。再說把他懲責。奈他有病。因此貫式。凡煎藥熬湯。全賴婆婆丈夫執應。少不隨心。卽咒罵不堪。惹的丈夫束手無策。婆婆暗自傷悲。病勢日重一日。竟至不能起牀。再說室兄邢文禮。時來瞧看。他便獻說婆丈是非。因此年餘一次未來。秀姑命人送信數次。母親屢催。不得不來。旣至病房。未及問候。秀姑卽同婆丈。哭訴與兄曰。宣見哥不由淚漣漣。細聽小妹說

的端。得病來由無別件。只因悶氣傷心肝。脇疼猶如刀割。膽。週身骨節似箭穿。熱時如在火中煨。冷時又似冰洞眠。腹脹如鼓。胃膈滿。晝夜輾轉不得安。起居不能得自便。所受罪苦不堪言。從來絲毫無過犯。怎該遭此病。流漣口渴。無人把茶獻。腹飢誰來把飯端。暈腥從不令我見。架說病人忌肥甘。一暈如死高聲喊。並無一人到面前。說請醫生把病看。暴怨沒得許多錢。公婆終日胡埋怨。狠心丈夫出惡言。口口咒我死的慢。說我自作冤孽纏。居家大小黑桑臉。說我裝病卧牀眠。憂悶哭的肝腸斷。從無一人來見憐。

說的他母子無可辯。

哥呀

試看他推聾裝啞。不答一言。

講

婆婆丈夫聽之心中難過。再說與他校證。奈他有病。只得忍氣吞聲。一言不發。文禮也覺無趣。滿面陪笑安慰曰。宣尊伯母與妹丈不必心煩。小妹妹不明理。信口胡談。他說這一派話。全不近理。念其他在病間。分外海涵。小妹妹呀至今日。年有半。未來瞧着病至此。你鄙性。仍是這般。只知其逞孽口。道人長短。怎不思得病時。來由根源。只因你性偏僻。不受教管。有一言不隨意。氣鬱於肝。滯不化。成癖疾。受苦無限。就是你口過罪。報應循環。你會說。想茶湯。無人相

辦。難道這年有餘。並無一餐。說未曾。請醫巫。調理診看。果不治。豈能够。活到今天。婆與丈。因你病。肝腸操斷。你不惟不感德。反出怨言。凡開口。俱談責。他人過犯。難得說。你就無些須過愆。昧著心。責婆婆。丈夫長短。這就是。大不孝。獲罪於天。你睡到五更時。捫心盤旋。那是你。爲媳的。道理條端。欲出苦。除非是。悔過遷善。再造孽。但只恐。性命難痊。休怪我。失情常。言語冷淡。都照此。有何顏。到你門前。講文禮言畢。告辭而走。秀姑也覺無趣。大哭三陣。情性如舊。自此病勢日重一日。冤纏三年。竟不全愈。與娘家送信數次。文

禮並未一來。秀姑惱恨其兄。病忽重甚。身如被杖。脇疼如鈍。晝夜難安。淹淹將斃。一夕睡到五更時刻。忽想起哥哥之言。手按胸膛。沈心自問。忽然天良發現。自悔錯悞。次早勉強起身。跪央丈夫牽到竈前。焚香悔罪曰。宣邢秀姑。焚清香。跪倒竈前。尊竈王。細聽我自表罪愆。只是我。年在幼。識見太淺。爲媳的。大道理。毫未盡焉。只知其。逞橫性。不服教管。使惡言。抵公婆。冒犯尊顏。夫懲戒。從未會。順從半點。反對夫。說婆婆。性情不賢。枕邊狀。告舉家。老少長短。夫不聽。反說他。協外心田。這一切。逆倫事。不知過犯。逆公婆。磨

丈夫罪孽彌天。遭譴責。受罪苦。四年有半。尊兄言。自省心始悔前愆。從今後。再如此。應遭天譴。對竈王發誓願。意秉心虔。講。祝告以畢。又強著精神。把居家禮拜一遍。陪情悔罪。自此修心養性。改過自新。孝敬公婆。順從丈夫。和睦妯娌。初然道也勉強。又每晚竈前焚香。懺悔一日。作為心存忍讓。凡事反心自問。是理則為。非理則止。久久自然養成柔性。即當罰嚷罵。只是推尊裝亞。毫不著心。公婆甚喜。但恐不能久如是也。秀姑終不反心。極孝極和。如此數月。固疾不藥而愈。竟成孝婦。文禮聞知其信。往探問其悔過之

由。秀姑將竈前焚香發誓。禮拜悔罪。始終訴明。文禮甚喜。曰。早若如此。何至受此數年罪苦。回稟母親。自此各自安心。次年邢文禮與妹丈嚴天朗。同入鄉試。秀姑連生三子。後皆成名。試看此案。秀姑從前心存嫉妒。自是非人。逆姑唆夫。遭此慘報。患冤纏之病。是他自作自受。自從悔過。不惟愈疾。更享無限之福。若不悔過。命亦難逃。前程之福。豈不自棄麼。奉勸世之婦女。莫學秀姑從前之性。凡歸甯切不可道論婆家長短。如遇此等姊妹。為父兄者。萬不可聽信其言。以致親戚商參。當以邢文禮懲教姊妹可法哉。

償討分明

從來欠債要還錢。冥府於斯倍灼然。若是得來非分內。終須有日復還原。今講晉州古城縣一人。姓張名善友。平日看經念佛。是箇好善之士。妻李氏。性甚慳吝。好佔便宜。夫婦兩口過活。並未生男育女。家業不大。儘可過得。同里有一貧人。名趙廷玉。平日也守本分。因有白髮老母。不堪出外經營。只得守貧奉母。不幸母親身得重病。急急將死。衣衾棺槨全無。手中並無半文。俗言困境生歹心。想鄰家張善友。是有餘之家。不若偷些來。以作葬費。主意已定。是夜

三更時。越牆挖壁。入室摸開廂櫃。銀兩甚廣。只取官寶一枚。約有五十兩。儘可費用。仍從舊道而出。行至中途。又驚又喜。心自想。這非義之財。不堪行孝。因跪路旁。祝曰。宣趙廷玉。跪路旁。又驚又慟。祝告聲。空虛中。過往神靈。自生來。雖貧困。守分安命。並未曾作非爲。背理而行。只因我白髮母。身得重病。眼看看。命將斃。囊中已空。衣衾棺槨。一概無有。道教我爲兒的心。何安甯。雖爲盜。只出在極困之境。得此銀。備棺衾。好把孝行。到後來。運氣轉。倍利還他。若身死。變騾馬。也要奉承。但只恐。犯了案。難以奉母。無奈何。

跪路旁。祝告神靈。從今後。再爲盜。監牢斃命。願上天保佑。我去把孝行。講趙廷玉。祝告一陣。攜銀歸家。見母已死。遂備棺槨。衣衾安葬。再說張善友。夫婦清晨早起。纔知失盜。檢驗財寶。只少官寶一箇。也不十分在意。惟妻李氏。切切於心。正然憂恨。來一和尚。在門前高喚。善友出見。問禪師何來。和尚說。吾乃五臺山貧僧。因佛殿頹敗。下山募化。修造化了多處。積有百兩銀子。帶在身邊。募化不便。恐還有失。訪問長者好善。特來煩心寄放。另向別處募化。齋。就來取回。萬望方便。善友說。這是善事。禪師放心。萬無一悞。當

面驗過件數善友攜回交與李氏收存。又留和尚齋飯。和尚說貧僧急去募化。不敢討饒。善友囑曰。銀子交付賤內。倘禪師來取。若我出外。預囑賤內交還便了。言畢和尚募化而去。李氏接了銀子。滿心歡喜道。昨夜失了五十兩。今還來一百兩。豈不是倍利還來。就起歹心。騙賴一日。善友要向東嶽廟進香求子。臨行囑妻。我去後。儻和尚來取銀子。務要原封還他。留他喫齋。也是你的功德。李氏應諾。囑畢進香而去。天午和尚募化完了。來取這項銀子。李氏出見說我這裏並未有人來寄甚麼銀子。師傅敢是錯認了。

門戶。和尚說我前日親自交與張善友收回。他曾對我說。已交孺人收存。怎麼無有。李氏說張善友也不是俺家人。我若見你銀子。教我雙眼流血。和尚說既發此言。想是要賴我的。李氏說我若賴你的銀子。死墮十八層地獄。和尚見他賭咒。明知他要謀賴。奈他是箇女人。不好爭論。無奈只得外行。走至中途。合掌跪地祝曰。宣念一聲彌陀佛。合掌跪下。祝告上空虛神。前來鑒察。我本是五臺山和尚靜雅。皈佛門。守法規。心除駁雜。大佛殿。顏敗了。下山募化。告化了。二三載。數百餘家。苦積下。百兩銀。此處寄下。今來取。

家語抄遺
四三
昧了心。敢把咒發。耽擱了。大佛殿不能修理。也是我失檢點。自己做差會訪查。張善友好善不假。莫非是妻昧心。把我欺壓。常言道。騙人財。轉變驛馬。卽不然來生討本利倍加。再念聲。彌陀佛。世事方罷。少不得歸山去。煉我黃芽。講合掌四叩而起。心懷悲恨而歸。及善友回問及和尚來否。李氏說。你去不多時。和尚就來取銀。我雙手捧還了他。善友說。好好也。完了我一宗心事。遲後二年。李氏生一子。取名乞僧。善友甚喜。曰。東嶽大帝果然有靈。遂備供香前去還願。又遲二年。李氏又生一子。取名福僧。二子漸長成人。

長子乞僧。是個成材的。安分守己。披星戴月。早起遲眠。一文也不肯浪費。未幾家私漸發。次子福星。是個淘氣的不守本分。嫖賭嚼搖。無所不爲。責教不聽。善友憐長子苦掙。恐後來受累。立個主意。把家產分作三股。二子各佔一股。餘一股。老夫婦養老。福僧聽說正中心懷。逍遙自在。別無拘束。自家私到手。如湯潑瑞雪。風捲殘雲。不上二年。花得罄盡。又要分父母這分養老。乞僧不允。他便生險心。攪賴。甚至撕打告狀。憂的乞僧氣鬱成疾。醫藥罔效。一旦身亡。善友夫婦哭的如死。恨不得叫次子替他哥死。福僧見哥

已死。又剩一分家產。越加胡爲。李氏看此光景。痛恨次子。憂歎長子。終日嘔哭。憂慮成疾。至雙眼流血而死。卽犯一次誓願福僧見母身故。全無一些悲慟。制母喪。常遊花街柳巷。染下結毒。不能離牀。善友惱恨。不與醫治。又憐只存一子。少不得請醫調理。年餘不愈。將家財淘得殆盡。病勢眼看將斃。善友歎曰。這個不成材兒。也留不住了。正是前生注定。今世案。天數難逃。大限催。福僧竟死。善友雖平日不愛次子。念今二子皆死。媽媽身亡。只剩孤單一人。好不哀慟。自思終身無甚大過。今竟遭此等果報。何故。又想我兒子是

在東嶽廟求來的。閻君竟敢勾去。我要向東嶽廟告訴一番。大帝果然有靈。命閻君還我兩個兒來。是他哀慟無聊。竟向東嶽大帝位前。焚香哭訴。宣弟子名張善友。一生好善。從未曾作甚惡。分外妄貪。爲甚麼遭惡報。心不明顯。故來此大帝前。痛哭訴冤。兩個兒。祈大帝。賜我宅院。被閻君錯勾去。所爲那般。懇大帝。將閻君。速傳到案。快命他。送還我兩個兒男。再懇問。我的妻。有何罪犯。去年間。亦被他勾到陰間。願大帝。使神威。快把靈顯。把冤情。盤問明。死也心干。張善友。在案前。哭破肝膽。頭又昏。眼又黑。倒臥案前。朦

臃中聽一聲。閻君有喚。我正欲見閻君。討我兒男。講善友隨鬼使。至閻君案前。閻君怒呼張善友。大膽無理。你在東嶽廟告我爲何。善友說。只爲我二子。與妻不曾犯甚麼罪案。因何勾來。故懇大帝作主問你。要我兒子。閻君說。想見你兒子不難。遂命鬼使。召他到案。傾刻乞僧福僧齊到案前。善友見之。喜不自勝。呼乞僧道兒呀。快隨我回家去罷。乞僧說。我非你兒。我是鄰人趙廷玉。爲母喪無葬費。偷了你五十兩銀子。以葬母。意望運至奉還。未幾身死。分該變畜類償還。因我孝行。冥王寬恕。故轉生你家爲兒。傭工十

數年矣。已加利百倍還你。至今咱無甚相親了。說罷遂往。善友見長子如此。仰面歎氣。又見福僧說兒呀。你可同我回家去罷。福僧怒曰。張善友休得無禮妄稱。我是五臺山和尚。你妻昧我募化銀子百兩。因此憂悶而死。冥王命我轉生你兒。今已加倍利討够了。與你無甚相干了。善友說。我會問妻。他說已雙手捧還你了。怎得見妻問個明白。閻君說。欲見你妻何難。命鬼使引他十八層地獄去看。善友隨鬼使到地獄門停步。鬼使進獄。傾刻押出李氏。披枷帶鎖。週身血流。善友見之大驚。遂問妻爲何受這等苦刑。李

宣講抄遺
四三
氏見是丈夫放聲大哭。宣張李氏見丈夫淚如雨滾。且聽我將原由細向你云。我一生無慈愛。刻薄慳吝。瞞丈夫放重利。刻苦窮人。因那日失了盜。心中憂悶。偏遇着那和尚。記存紋銀。把銀子接到手。心中喜甚。失五十。還一百。利倍幾分。欲昧心想。想夫君必然不準。幸遇夫東嶽廟求嗣祝神。臨行時。曾把我諄諄誥訓。我卽應丈夫言。豈敢不遵。夫去後。那和尚門前尋問。他來取前日裡記存之銀。我出見假裝著。怒氣忿忿。張善友也不是我家之人。那和尚聽此言。低頭納悶。我明誓打發他。立時起身。就攔了大佛殿。不能

修理。憂慮死。大禪長傷了天心。阻善功。逼人命。罪孽過甚。犯誓願。十八層地獄沈淪。我只說巧機關。謹謹藏隱。誰料得。始起念。神已早聞。也是我一念差。貪財太甚。至於今後。悔遲。慢怨誰人。講善友說。你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救你。鬼使不準他在此深敘。大呼一聲。把李氏抓進地獄。把善友復引案前。閻君說。爲你一生好善。纔使你見個明白。免你終日憂疑。命鬼使送他還陽。善友謝罪而轉。至簷下。匍匐一交。驚醒。乃是在東嶽案前卧倒。定醒一時。愕然醒悟。世事卽是循環之理。何必貪戀紅塵。遂入山修行而去。依

此案看來。爲人萬不可虧心。如李可覽。

代友完婚

夫婦爲人倫之始。故婚姻之道。一成而不移。乃世俗嫌貧慕富。每有夙締之姻。而中悔者。不知貧而富。富而貧。人事之常。爲父母者。當愛女以道。不可徒存勢利之見也。昔天津有一秀才。姓丁名開朗者。自幼定婚沈姓。家雖貧寒。而發憤讀書。學問過人。且情性豪邁。頗有丈夫志氣。其岳家富厚。嫌丁生家貧。有悔婚之意。丁生尙不知覺。一日岳家命人邀丁生至家。盛設酒饌以款之。丁生以爲岳之厚意。興氣濃濃。又兼夙性曠達。酒落杯中。舉手卽乾。不覺沈醉。

岳乘其醉。就席言曰。君誠高才。將來必功名顯達。但貴人不可有賤妻。吾女近得殘疾。恐不足以事君子。願以千金助君課讀之資。子成名後。另娶佳妻。請勿以吾女爲累。卽置紙筆於前。令丁生作離書。却說丁生雖醉。而心裡還明白。陡聞此言。恰似一杯醒酒。落於胸中。遂起席而言曰。宣見此境。不由我心。氣上湧。雖貪杯。難道說。心中不明。爲男子。雖貧窮。要有剛性。我豈爲賣妻事。將自賤輕。旣如此。想必是看我無用。蔦蘿籐。又何必強施於松。若一日。文運轉。黃榜高中。難道說。無嬌妻。供奉幃庭。罵老狗。若大年。道理不懂。人倫事。當兒戲。情理難容。何必用。這機謀。把我擺弄。那臭財。豈在我。眼目之中。放海量。提竹筆。離書寫整。任憑你。令彩鳳。再選乘龍。想姻緣。皆由於。前生結定。該成婚。何至有。此段事情。講於是舉筆將離婚之書寫起。不辭而去。銀財分文不取。此時酒已大醒。想及人情險薄。嗟歎不已。又想自己不能上達。以致爲人所輕。至於退婚事。誠可恥。正在一路煩燥。忽遇同庠的一個朋友。此人姓成名大美。家務富厚。志氣超羣。其眼界極闊。所有議親者。皆不當意。故年將弱冠。尙未定婚。此時見丁生愁眉不展。知他定有

心事乃邀至其家。設酒解悶。遂詢其何事不快。丁生不覺面色發紅。歎曰。言之可恥。成生固詰之。遂將其岳請寫退婚之事。細訴一遍。成生亦代爲不平。曰。世間竟有此等不講天理。不畏物議之人。吾必爲兄出頭。懲戒這個老狗。丁生說。我已寫退婚書與彼。若再題起。實足增醜。不如忍下爲是。成生心中不悅。暗思所以成之。且不留於言。丁生去後。成生乃暗托媒妁。往爲自己議婚。沈某素知成生家富。一說卽允。議婚已定。各錄庚書。卽擇期下聘迎娶。再說丁生自寫離書歸後。自怨自艾。閉戶日夜攻讀。以期上達。連

成生家也未來。成生一日往告丁曰。兄所棄之妻。弟已聘定。親迎有日。咱兄弟至交。汝可不我賀乎。丁生聞言。心中不快。遂答曰。宣大丈夫讀詩書。當有志氣。豈像爲不俗子。不論高低。婚旣定。我豈能責其無禮。你何必將此情。故向我提。你有財。你有勢。任你圖娶。我斷不拘形迹。起點嫌疑。論交情。到吉期。應去道喜。但看你。成嘉耦。連理並蒂。你沒想。我在此。有何味趣。難道我六尺軀。不顧臉皮。丁開朗。終未必無個運氣。若發籍。亦或可。另娶荆妻。賢弟呀我豈肯失却咱。至交情義。不妨你。配鸞鳳。鴛鴦並立。講成生見丁

生言間似帶譏刺。不便明言其意。起身拜辭。但曰。至期再來相邀。丁生送至門外而回。仍然閉戶苦讀。未過月餘。喜期已至。成生又具柬來請。丁生欲待不往。恐失豪氣。忍著羞袍服冠戴而至。見賓客盈庭。行禮敘坐。但聽鼓樂大作。新婦已至。牽娘引入洞房。鞭爆之聲不絕。鼓樂諠囂盈耳。衆賓客邀丁生往視新婦。一見顏色豔麗。丁生只說命沒此緣。毫無動心。雖然也祇暗自傷悼耳。有頃筵宴大開。丁生心緒頗煩。惟入席痛飲。遂至沈醉。昏睡不省人事。成生暗與奴婢說知其意。命扶入洞房。反鎖其門而出。成生至

廳謂衆客曰。今日親迎非我自娶。實爲代友完婚也。衆客驚問其故。成生將丁岳待丁之情。與丁生自寫離書之事。詳言一遍。衆賓客始豁然。齊聲稱贊曰。宣觀君所施行。才見真過人。純是一片周道心。岳旣嫌壻貧。壻已寫退婚。這雙鴛鴦已竟兩離分。你果朋友義氣真。看此境心中不忿。暗央媒妁進岳門。只說是自己求婚。幸岳家他已應允。你心已竟早安頓。不避嫌。不惜金。能使破鏡重圓。斷絃成琴。成全良緣無遺恨。丁相公如在夢不知其音。你真算君子一邊人。做此事勇敢自任。非善策。他夫婦怎能共枕衾。喜

今日事已成就。不怕他再有悔心。異日婿女同進門。道看他老蠢漢。面目何存。講此時眾客共相稱贊。皆云義舉。於是重開夜宴。以聽丁生消息。再說丁生業已沈醉。卧在洞房。昏然不知人事。新婦以新郎酒醉。不便料理安息。只得凝妝以待。丁生一覺。直至五更。酒性方醒。展目一看。只見燈燭輝煌。身卧洞房新牀之上。新婦侍側。心中大驚。急起開門。門已落鎖。大聲喊曰。誰來這樣作惡。送我卧於新婦洞房乎。成生在外專候其情。聞聲卽開鎖而入。遂使禮曰。恭喜恭喜。兄已與新婦成婚矣。丁生力矢無他。成曰不必

辨。現今廳堂賓客未散。皆靜候佳音。兄且至前廳。弟還有言奉告。於是二人同至前廳。眾賓客齊賀恭喜。丁生猶未明其意。只道是賓客作耍。取笑於已。羞慚滿面。似有怒色。成生上前卽爲解說。宣呼丁兄。你不必面帶慚愧。且聽我把此情細說端的。因與兄平日裏相重義氣。心不忍把你鴛鴦間離。設巧計。要與兄成就雙美。欲說明。又恐怕事有差移。弟只得行聘禮。代爲完娶。特請兄來到此。聯合佳期。眾賓客都在此準備送你。願兄長與賢嫂百歲齊眉。就令是你岳翁。知此情緒。事至此。料得他不能不依。講又呼

宣讀抄遺
五十一
丁兄你想果若是我勢財謀娶。豈能對得祖宗神明乎。丁生聽得此言。真是如夢初醒。遂使禮拜謝玉成之德。且言君爲朋友。勞心費財。何以克當。成生曰。朋友爲五倫之一。義氣爲重。這是爲弟應做的事。何足挂齒。遂吩咐人夫轎馬。笙簫鼓樂。將新婦所賄嫁奩。一並料理停當。與衆賓客同送丁生歸第。一路上火爆連天。金聲震地。好不熱鬧。及至丁家。重爲合巹。再排筵席。新婦此時始知其父嫌貧慕富。另爲婚配。賴朋友得以周到其事也。心中喜歡交作。與夫曰。父從前所爲。謹謹瞞隱。爲妻絲毫不曉。幸有成賢弟

高見。周全圓成。不然縱到別家。身必盡節。因夫婦同出堂前。拜謝成生宛轉聯合之德。成生又說事雖圓成。尙未周到。再煩衆賓客親鄰。同我再往丁兄岳家。說明此情。庶爲詳密。想亦無大爲難事也。衆客曰。此言正是。酒席以畢。成生卽約衆客同至沈府。再說成生此舉。早有人報知沈翁。激的他捶胸頓足曰。我若大年紀。道被成生少年賣弄了。用盡心機。徒惹鄉鄰一場笑柄。又惱又悔。及聞成生與衆親友來到。只是不肯出來。強之再三。無奈帶愧而出。成生躬身一揖。言道。宣尊老翁。做此事。頗失禮信。貪富貴。嫌

貧窮逼寫離婚。豈不知婚姻事。前生註定。一女兒。豈可以配二夫君。怎不怕。道路上。惹人談論。又不怕。默默中。得罪鬼神。我於中心不平。巧爲安頓。代求親。代完娶。成就婚姻。試看我丁仁兄。廣大學問。他將來。運氣至。必跳龍門。請老翁把此情。仔細思忖。祈恕我。年在幼。惹你煩心。講成生言畢。衆客全稱恭喜。令婿將來定有發達。不必耽心。沈翁見事已至此。其勢不能翻悔。成生又仗義執言。理無所逃。滿面愧色。揖而謝曰。老拙年邁。做事顛倒。惹諸公見笑。既親友如此作合。老朽感之不盡。豈有異說。成生喜曰。既

如此。你兩家之幸也。乃全揖而退。復至丁府。勸丁生勿挾嫌疑。往拜岳丈。既見其岳。自覺羞愧。以好言陪謝。前隙盡釋。從此翁婿往來親密。夫婦亦甚和睦。後來成生與丁生同登黃榜。官皆至一品。成生後定婚宦家。五子皆聰俊。後世豈有不昌之理。沈某以人命事。家財耗散。靠其婿以活焉。按成生此舉。不獨豪爽。又且有才以濟之。使丁生夫婦重圓。翁婿如故。快人快事。足令世之嫌貧愛富者。心愧。並足合世之視朋友之事。漠不關切者。心慚。其獲報也。固宜。沈某枉用心機。貽人笑柄。其究也。家破財散。皆由居心不

良之所致也

勸盜歸正

漢朝有一仁厚長者。姓陳名實。其家富足。素喜善言善行。子孫盈庭。家教嚴整。每逢朔望日。率一家男婦列班聽講。善書格言。因果報應。舉家無不聽命。遂致一堂雍睦。遠近贊誦。一夜陳翁燈下看書。忽聽屋梁間有叱咤之聲。翁竊視之。見得一人。在上。陳翁明知爲盜。亦不著色。卽大陳燈亮。照耀滿室。遂呼子孫畢集。衆問其故。陳翁說。時纔我於燈下看善書。有一段好格言。真是傳家至寶。吾當今夜爲爾等解說。各自靜聽。衆子孫列班聽講。其盜在梁間。意陳

翁不知欲待逃去。恐露形迹。不如待他講畢睡去。再作區處。於是陳翁且言且視。高聲說道。此一段書。是說人治家。要以勤儉爲本。立身要以正心爲本。治家若不勤儉。家業難保長久。立身若不正心。身命必致夭折。然心爲一身之主。如樹之根。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田。凡人平日言語行事。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事來。便都是好事。就是君子這邊的人了。心裏若是存人欲。存私心。雖欲行好事。也是有始無終。便與小人同類了。如樹之根壞則乾。枯。蒂壞則果落。故我先教你們。第一莫把心田壞了。我又

看袁了凡先生作貧富利迷歌。實在說得好。我念與你們聽。富宜富人富人。須知富之因。日撫心。夜撫心。撫心思想。那窮鄰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他怎麼那樣的受貧。我怎麼這樣的不貧。豈是天爺不均匀。皆因我修積在前生。今生享的前生福。今世當修來世因。敬天地。理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多做好事。使我福祿增。切莫要苦貪財。壞良心。害了自已。又害兒孫。窮人窮人。須知窮之因。日撫心。夜撫心。撫心思想。那富鄰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他怎麼那樣的受貧。我怎麼這樣的受貧。豈是天爺不均匀。皆因我造孽在前生。

前生折盡今生福。今世當修來世因。敬天地。理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多做好事。使我罪惡輕。切莫要因饑寒喪良心。害了今世。又害來生。講陳翁念畢。又言道。袁了凡此歌方成時。有一痞子在旁說。不喪心弄錢。錢從何來。豈不會餓死。袁了凡道。你想拙了。試看世間凍死餓死的人。那有一箇誠信正直的人麼。凡凍死餓死的。俱都是那些爲非作歹。居心不良之人。如若真心爲善。焉有不發達的。痞子說。未必一經爲善。就要發財麼。了凡道。那有這樣快。必要善念圓足。方有報應。所以世間上。每有等回心向善的人。反比從前更加貧苦。人口越不順遂。這是甚麼情由。乃是上天試他向善之心。堅與不堅。如果到那十磨九難之時。終不壞良心。不貪義外之財。不愛非禮之物。這善心就圓滿了。到此時。天就降福。或賜金銀。或遇貴人提拔。定然不爽的。痞子又說。若到那無聊之時。全不使一點心術。弄錢養活性命。未必看住餓死不成了。了凡道。情肯餓死。莫壞良心。蓋餓死事小。壞心事大。人生百歲。終有一死。與其壞心而後死。不如正心而早死。死後名留萬古。正是古所謂死之重於泰山者也。有此一死。前生罪惡。盡皆折除。來生必轉

福地。若因怕死而壞心。騙詭人錢。身雖在世。其心已壞。縱然多活幾年。終不得好死。死後陰法。決不能免。轉世更加貧苦。甚至轉變畜類。償還孽債。只因一時怕死。失却人身。豈不可惜。痞子愧服而去。從此安分改惡從善。後成好人。你看了凡先生這篇話。實在說得至情至理。爾等務要體貼奉行。安分守己。便是好人。若是違悖天理。干犯名義。便是小人了。你們若是不信。抬頭來看。梁上君子。他是何等人。眾人仰視。方知盜賊在上。欲待持棍擒捉。陳翁禁止道。爾等不必驚他。吾特爲此。纔叫你們來的。陳翁叫盜下來。

那賊伏梁已久。周身麻木。欲走又走不得。欲下又恐受害。事在兩難。陳翁又以婉言相告。賊方惶懼而下。伏地叩頭求饒。陳翁道。你不必驚怕。我不傷你。遂命坐下。問其里名。姓字。賊以實告。懇乞施恩。陳翁道。只要你肯改業。吾當爲汝周旋。盜者說。時纔聞公之嘉言。悔恨做事有差。今後願改過自新。陳翁大喜。遂待以酒食。命諸子相陪執瓶。又將作非爲之事。高聲言道。宣夜深更坐席前。一言囑咐。好漢哥。漫喫酒。細聽明目。人生在天地間。何在貧富。都皆要。務正業。莫學匪徒。凡一切非爲事。毫不可做。且說你江湖上。

看是何如在江湖。日夜裏不尋正路。恰似那無籠馬。東迤西突。場店上當絡竊。如貓捕鼠。拐的是本分人。銀錢貨物。到草坪。會了哨。兄弟分股。騙了錢。製穿戴。飲酒喫肉。喫不了。用不盡。那顧父母。閑無事。去賭錢。又鬧捨物。眾盜夥。約定期。預信做故。走那方。一股勁。夜聚荒途。遇客商。有銀錢。喊叫站住。抽出刀。嚇的人。魂飛魄出。被搶人。他必定。投遼縣府。見官長。把冤情。細訴明日。那官長。聽此情。冲冲大怒。急當時。差壯丁。火籤傳出。命地保。訪查明。四面圍住。好似籠內雞。有翅難出。解進縣。見官長。豈容你訴。傾刻間。打

脫你。腿膀肌肉。囚監牢。受凍餓。喊天叫苦。案大的。解上省。盤明反覆。定了罪。綁法場。誰來替汝。剛刀响。人頭落。鮮血湧出。無頭鬼。見閻君。罪更難贖。下地獄。受盡苦。轉生變畜。這就是。紅上的。下梢之處。勸好漢。快醒悟。切莫輕呼。曾未聞。五才子。梁山水滸。宋公明。江湖上。誰不稱呼。眾弟兄。八百將。俱皈正路。到後來。奉招安。同把宋扶。又有個。畢上基。曾當大伍。喫紅錢。大著膽。忌憚全無。在路途。遇一女。被他攔住。奪簪環。佔姦淫。甚是狠毒。關帝爺。顯威靈。將他拏住。命周將。持剛刀。臟腑剜出。古今來。善惡報。那有錯誤。能改

悔自然有。正大程途。此一切紅上的。固不可做。再講那黑上的。恨心賊徒。白晝間暗處睡。下午看路。天色晚。遇夥計。或三五六。挈口袋。措拘刀。學說鳥語。東一箇。西一箇。賣路而出。狗一叫。主人驚。不敢進步。坐一陣。又往那別處聽計。人睡靜。纔動手。割壁挖土。或偷羊。或牽牛。又或趕猪。富豪家偷銀錢。又偷衣布。貧寒家捉雞鴨。連鍋頂出。到天明。眾夥計各自分股。也有那遠來賊。隱藏窩屋。可憐那被盜人。喊天叫苦。他聲聲咒罵你。身坐獄爐。况團練弭盜賊。

聖諭

所註古言道。那有個不犯賊徒。倘若是被告犯。一股擒住。

送當官。只打的折筋露骨。坐卡房。受打罵。身不自主。縱然是漏法網。賊名難除。若遇著天蒼滿。大限已註。受凍餓。死卡房。牢鈎抓出。有父母和妻子。不能看顧。拋荒野。猪來拖。狗又吃骨。這就是做賊的。下梢後路。勸好漢快回頭。另尋良圖。試看那觀音戲。一旦事故。二十四諸天佛。曾爲匪徒。遇菩薩。點化他。同登覺路。朝佛祖。勅封他。永受香燭。還有個林寄生。他把賊做。買毒藥。做丸子。甚是狠毒。地方中藥死了。無數家狗。那死狗見閻君。冤訴明白。忽一夜。林寄生。又行此路。見惡狗齊來咬。登時嗚呼。看將來。非爲事實。不

宣言才文
可做苦勸你痛心改另我門途。講此時酒已半酣。夜至三更。陳翁說的口乾舌燥。賊人早已觸動天良。跪地感謝指教之恩。陳翁命他盟誓。遂賜銅錢兩串。棉布二疋。令速改業。賊人愧謝而去。自此改邪歸正。徙居異鄉。安分守己。後成巨商。陳翁盛德可嘉。享壽九十九歲善終。子孫科甲不絕。

雙善橋記

明朝蜀川一人。名朱琦。父早喪。母何氏在堂。家屋貧困。朱琦在外傭工。奉養母親。極其誠敬。後遇天乾。奔馳不住。只得負母在外求食。不上二年。母親又亡。朱琦哭泣至哀。跪討陰地葬埋。白日在外求食。夜晚墳前守孝。如是三年。服滿。欲再去幫人。見他乞討數年。無人顧覓。朱琦暗想求食也不是正路。如此困苦。何以出頭。遂獨坐路旁。想起自己命鄙。不由長聲痛哭。宣坐路旁。不由我悲聲大放。思想起命運鄙。心內慘傷。自生來並未會。胡爲浪蕩。又未曾壞心。

術欺騙鄰鄉。想是我在前生作惡萬狀。罰今世遭困苦。身受悽涼。自造孽。甘自受。豈敢怨上。累父母受饑寒。心裏慘傷。貧窮人不能夠。堂前孝養親。既歿。又無有些須封光。受父母够勞恩。不堪回想。我在自。在世間。爲人一塲。服已滿。再乞討。豈爲正向。欲傭工。又無人。請我幫忙。人在世。無正業。有何盼望。終無個出頭期。空自悲傷。若有人指點我身。歸正向。每晨起。念彌陀。朝夕焚香。講朱琦正在傷情。忽來一位白髮老翁。問道。你在此痛哭。所爲何事。朱琦說。想我命鄙。落於乞丐之中。幫人。又無人覓。自料難以出頭。因此

嘯哭。老翁道。何患不能出頭。當日石音夫。亦是求食。後來還成了仙呢。朱琦說。既在求食。何以成仙。老翁說。因他肯行善事。朱琦又問那些善事。老翁說。行的善事也多。單講他結緣一事。無晴無雨。不怨乎天。久晴久雨。不怨乎天。衣食不足。不怨乎天。謀事不遂。不怨乎天。此爲結天緣。山高水遠。不怨乎地。溝渠江隔。不怨乎地。不毛寡產。不怨乎地。物不遂生。不怨乎地。此爲結地緣。他富我貧。不怨乎人。他貴我賤。不怨乎人。他強我弱。不怨乎人。他伸我屈。不怨乎人。此爲結人緣。爾能結此三緣。儼石音夫之行爲。纔下三

個口袋。左掛一袋。內放黃豆。右掛一袋。內放黑豆。一空袋掛在胸膛。若起一點不好心。作一點不好事。卽取右袋黑豆一粒。投入中袋記過。若作一點好事。起一點好念。卽取左邊黃豆一粒。投入中袋記功。滿一百日。取出中袋內二色豆驗看。功多過少。爾能如此行爲。自有出頭之日。老翁說畢。忽然不見。朱琦知是神人指教。自此以後。依樣行功過格。又製蓮花開。唱勸世文。沿門勸化。行習數年。勸人亦多。又說同縣有箇王員外。其家富豪。好尙奢華。衣服飲食。妻妾奴僕。無所不備。平生不做好事。一日朱琦來至門首。

開口唱道。宣自從盤古分天地。歷代帝王掌社稷。勝敗興衰循環理。富貴貧賤有轉移。幾句良言勸諭你。人生還須把福惜。房屋不必高大起。雕梁畫棟有何益。但求可以遮風雨。足堪容膝且容膝。君不見世間還有無屋的。露處沙眠好慘悽。茅屋清閒多樂意。勝似高樓大廈棲。田園不必阡陌備。三十河東四十西。但得數畝衣食計。辛苦做承辛苦吃。君不見世間還有無田的。弄碗飯吃費心力。自古家小少淘氣。財多累已不安逸。衣服只求遮身體。何須綾羅與緞疋。一冷一熱過得去。不豐不儉爲第一。君不見世間

還有無衣的。赤身露體失禮儀。破爛補輟勤漿洗。勝似富貴輕裘衣。飲食不能肥身體。休把珍羞百味題。但下三寸喉管去。縱有美味亦無益。君不見世間還有無糧的。一日一餐忍受飢。粗茶淡飯長久計。勝似嘉穀肥甘集。妻妾前生註定的。休把容顏論高低。裙布荆釵德可取。搽胭抹粉多失儀。君不見世間還有無妻的。獨宿單眠受孤悽。賢淑多在醜陋女。勝似紅顏薄命妻。養兒不盡登科第。天地生人有賢愚。或是耕田或學藝。只要勤儉把家積。君不見世間還有無兒的。一身孤獨絕後裔。但得孝順體親意。勝似

爲官著朝衣。一段勸文雖淺鄙。依樣做法莫姑息。爲人休貪名合利。醒來且聽五更雞。清閒自在樂無比。勝似蓬萊第一枝。講朱琦唱畢。員外聽得有味。出來問了姓名。又見身掛三箇口袋。忙問何用。朱琦將記功記過細說一遍。員外說。你乃是箇善人。可惜在求食。我這槽門外有空房一間。留你在此居住。可否。朱琦道。承員外厚意。但住此無吃費。員外說。你與我看柴山。每年給幾石穀。你喫。無事打些草鞋賣。以包用費。朱琦聽說。倒身下拜。遂與此處安身。每日勤習功過。勸員外力行善事。員外亦多應允。朱琦又與

宣講抄遺
衣食之間。事事減省。如此數年。漸漸有些餘積。又說門前
有一河溝。約有四五丈寬。是一石灘。又當大路。每逢水發
人多難過。朱琦常去負人過河。如此十年不懈其志。一日
想道。我在時不妨行此方便。設我死後誰來做法。我行即
然亦非長久之計。想我如今有錢一百串。不如商量員外
修座石橋。以便行人來往。主意已定。遂對員外說明。員外
道。你辛苦積下錢財。概挈修橋。後來如何下台。朱琦說。我
又漫漫再積。員外道。諒此橋一百串錢亦修不起。你如此
窮困。都能捨得。難道我萬貫家財。就捨不得麼。讓你成頭

興工。待錢不夠時。我來完功。朱琦滿心歡喜。急請石匠同
去開山。朱琦站在一旁。看打石頭。不料石渣飛來。將一雙
眼睛打瞎。員外急命人牽回家來。用藥調治。竟不能愈。員
外想道。朱琦平生做好事。反受惡報。此事令人難明。及石
頭打齊。看就日期下腳。臨期石匠要會首。同來敬神動土。
員外只得將朱琦牽到河邊。一同敬神拜土。方纔下腳。二
人拾來一石。至朱琦面前。忽然繩斷石落。將朱琦雙腳打
壞。衆人急忙救起。抬回家來。兩箇時候。方纔甦醒。員外又
請符師接骨。月餘不能得痊。朱琦想其生平無甚大惡。爲

何遭此惡報。害得我眼不能視。脚不能行。朝夕坐在牀上。如何下台。想之無路。不由大哭。宣哭聲天來氣壞我。哭聲地來淚滂沱。天地生人有結果。偏我微軀受折磨。莫非前生有大過。莫非今生作了惡。平生做事亦未錯。受此慘報。卻爲何。父母當年生下我。一生貧苦受淡泊。沿門告化會做過。奉養母親孝不薄。後來母死習功過。逢人勸化把福作。員外憐惜收住我。衣食二字略過活。每見河邊人難過。負人渡水十年多。心想一死誰替我。纔與員外來商確。百串銅錢出功果。願挈修橋在江河。員外聽之喜歡我。幫助

錢銀來煞攔。誰料開山有大禍。石渣打瞎雙眼窩。復將雙足又打跛。這回報應大凶惡。如今終在牀上坐。受盡辛苦與磋磨。白日夜晚一般過。屎尿都在牀上廁。幾次疼得心難過。死不死來活不活。員外請人服事我。恩德厚重如山。河在生不能報答過。死後一一訴閻羅。這陣哭得咽喉破。越思越想淚如梭。爲善反來遭大禍。其中道理難忖度。怕的後人來比我。不肯爲善把福作。講不言朱琦受苦。又言修橋一事。自六月興工。不覺又是八月二十。功已告竣。商量日期。踈橋。忽有一人說。總督胡大人奉旨巡察。各府州

縣二十四日要過此徑。員外道如此甚好。二十四貴人臨境。這箇機會甚是難遇。就於是日。遍請鄉間紳耆。同來踩橋。及期紳耆問其橋名。員外說還未取名。紳耆說橋是你與朱琦兩人修的。取名雙善橋。紳耆又說此事是朱琦承首。如今雖然殘廢。也要他同來踩橋。員外聽說有理。用轎抬來。朱琦在前。員外與衆紳耆在後。一路笙簫鼓樂。甚是熱鬧。行至橋中。忽然一箇乍雷。將朱琦拖出轎來。擊死橋中。睡起衆人駭得慌忙無措。不知何故。又想大人傾刻過來。急將屍骸移開。於是衆紳耆跪地替朱琦悔過。及命人去抬。猶如生根一般。衆人想道。扯他不動。如何是好。若是大人來到。見此不祥之事。咱們都要傷臉。不如命人前去稟明大人。莫走此路。方可。遂請兩位紳耆去。前稟明大人。大人將情由細問一遍。乃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自古皆然。那有爲善反被雷打。我要到彼一看。於是來至橋頭。下橋一看。果是被雷打死。遂歎了幾口氣。手提珠筆。將朱琦左手扯開。寫了七箇字云。爲惡好。爲善不好。寫畢吩咐抬去埋了。遂一扯便起。移下橋來。大人過橋。又說些好話而去。員外買付棺木。把朱琦安埋。自後人人心抱不平。都

宣講抄遺
說善不可爲。但恐仿此。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一郡之中。現
做好事。的皆已墮志。又說皇上得一太子。三日後滿朝文
武。齊來慶賀。參拜畢。皇上問道。衆位愛卿。在此朕有一事
不能明白。天下事到底是爲善好。可是爲惡好。衆大臣齊
聲奏道。自古及今。如桀紂之暴。董卓曹操之奸。爲惡終受
惡報。看來還是如湯武之仁。伊尹太公之忠。皆得善報。皇
上說道。衆卿所奏。固然。但只不合朕心。言畢退朝。衆臣帶
愧而出。又說胡大人回朝見主。皇上又問胡愛卿。在外巡
察。必知風俗人情。天下事是爲善好。是爲惡好。胡大人奏

道。天下事只有爲善好。依臣愚見。不然。皇上說怎見。大人
將朱琦始終情由。及左手寫字。俱奏上。皇上說所寫甚字。
大人說寫爲惡好。爲善不好。皇上說朕生一太子。左手就
有此字。大人請看。果然用手一抹。字遂落。奏曰。臣此時有
悟了。太子乃朱琦轉生。想他前生有大罪。應遭瞎眼。斷脚。
雷打。因他功行浩大。三劫作一世報了。消盡夙孽。卽轉生
貴地。看來爲善大有報應。今爲此事。彼處人民。皆說善不
可爲。阻了善心。願我主將此事。曉諭彼處。使人民皆知爲
善。大有報應。人人勇力。於是皇上將生太子事。曉諭民間。

又加封員外品級。獎勸善人。諭後衆人。始免狐疑。依此看來。爲善而得惡報者。大都類此。凡我同人。慎勿半途而廢焉。則幸甚。

大興縣民衆善等重刻

刊刻經卷。刷印施送。善事也。然不如施送善書之爲功大。何也。經卷義蘊精深。中多佛號。俗士無知。適滋褻瀆。若善書則誘掖講勸。無非引人爲善。既無精奧之義。又無褻瀆之嫌。隨意施送。雖愚夫愚婦。亦可從而感化。况宣講拾遺一書。證註詳明。文義淺近。稍識字者。咸能領畧。然因果報應。正未嘗絲毫或爽。固宜遞相傳送。歷久如新。余戚張益齋。讀而喜曰。是誠苦海之慈航。迷津之寶筏。恨其板不存。京師欲廣其傳。獨力難支。於是商諸衆善。廣爲勸募。集資

宣講拾遺
翻刻竊幸眾擎易舉。夙願克償。質問於余。爰為述其顛末。附於簡尾。時在

光緒十年歲次甲申清和下澣張雨田氏謹書

再是書原本開列捐貲信士幾及千人今不能備載故謹登經理首事諸公姓氏以誌是書所從來非敢掩人之善也

光緒拾陸年絳州稷山縣管森茂敬送一百部

二宣化韋道人 澄邑講生張玉貴 青門李炳堃

咸寧講生梁世瑞 渭南講生李成德 華州馬成義

同州府學屈逢知 藍田講生王順誠 長安張彥喜

西省經理人

前湖北孔壠司巡檢閏 灝

咸寧府學李映斗 臨潼 丁俊昇 臨晉王創祿

長安講生李蔭堂 咸寧武生強佐清 澄城和新興

咸寧講生胡學振 猶木匠王普徵 長安高炳寅

梁世瑞

捐書叁拾部

西安洪順堂強璵瑤捐書三十部

蒲城劉克儉捐書壹百部

咸陽俗子捐書拾部

長安李蔭堂捐書拾部

甘肅王合源捐書叁拾部

華州馬無力祈母康健捐書部

張志道捐書拾部

吏部候選按察司經歷夏邑柴功閣捐書陸拾部

山西太原省王季冬捐書部

長安李喬氏捐書二十部

藍田張永清捐書拾部

安邑郭月昌捐書拾部

華州呂長太捐書拾部

長安孟春昌捐書拾部

咸甯劉永吉捐書拾部

臨潼張明福捐書拾部

京都花兒市協和隆敬送六十部

現任通州訓導王仁守敬送十部

饒邑欽加同知銜張殿元敬送十部

通州廣合成敬送三十部

直隸深州王文富敬送二十部

直隸保定府安平縣宗家莊馬曉峰敬送三十部

皖池石棣弟子沈存志率子英賢敬叩

直隸保定府

深州下博村周攀桂敬送
饒陽縣萬艾村張敏齋敬送

直隸深州王文富敬送三十部

直隸深州王文富敬送二十部

山西太原府榆次縣王景明因母德壽印送

直隸深州安平縣王文富敬送五十部

直隸河間府城裡石門李氏為第三子 玉書 病愈敬送二十部

直隸深州安平縣信士弟子王文富敬送五十部

東鹿縣魏悅橋為母長壽敬送十部

直隸深州安平縣信士弟子王文富敬送二十部

直隸天津府信士弟子劉俊德敬送壹百部

張雅泉助錢拾千文

張蓮舫助錢拾千文

楊鶴泉助錢拾千文

張松泉助錢拾千文

陳少岩助錢拾千文

方潤山助錢拾千文

劉旣南助錢拾千文

李敬和助錢拾千文

李馥堂助錢拾千文

李杏林助錢拾千文

世昌行助錢拾千文

張品一助錢拾千文

么蔭三助錢拾千文

孫潤田助錢拾千文

劉俊德助錢拾千文

李靜波助錢拾千文

張健菴助錢拾千文

甯星圃助錢拾千文

趙竹坡助錢拾千文

平安王文富助錢伍十千文

金芝岩助銀拾兩

文修堂助銀拾六兩七錢二分

天長仁助銀拾肆兩六錢一分

王東昇助錢肆千文

宋華庭助錢拾千文

陳念新助錢拾千文

天長仁助錢壹百六十千文

李志泉 印二十部

無名氏 印二十部

文修堂 印五十部

天長仁 印五十部

李松生 印拾部

河間府晉州縣葛潤如為母平安敬送十部

李柏齡 印拾部

深州武強縣葛潤如為母平安敬送十部

李椿元 印拾部

天長仁 印五十部

李蓮元 印拾部

文修堂 印五十部

王書麟 印伍部

安平王文富敬送五十部

